

雜文

漂泊雜記

蕪艾

上海生活書店發行

目次

川行回憶記	一
大佛巖	七
滇東旅跡	一〇
滇東小景	一六
在昭通的時候	二二
進了天國	二六
江底之夜	三二



3 2173 9218 6

邊地夜記	四七
舍資之夜	六一
蠟子塞山道中	七〇
潞江壩	八四
走夷方	八六
擺夷地方	九三
鄉親	九七
古爾卡	一〇四
野人山道中	一〇九
在茅草地	一二六

野人之家·····	二二六
從八募到曼德里·····	二四二
緬京雜記·····	二五三
上緬甸車中·····	二五九
旅仰散記·····	二六三
懷大金塔·····	二七〇
緬甸人給我的印象·····	二七〇
南國的小嶼·····	二七四
緬變紀略·····	二八〇
過檳榔嶼·····	二九二

馬來旅感·····	一九
鼓浪嶼·····	二〇
孝陵遊感·····	二〇
舊地重遊·····	二〇
村居回憶·····	二二
冬夜·····	二七
夏天的旅行·····	三三
旅途斷片·····	三六
旅途雜話·····	三三
由左衽引起的話·····	三五

滇曲綴拾	三九
病中記憶	二四一
想到漂泊	二四五

川行回憶記

從成都出發，搭乘岷江的下水船，直到犍爲，才登岸去住宿息客店子，大約是俠義小說太讀多了的原故吧，晚上一進那略帶陰濕的房間，便疑慮床下有地洞，會在半夜之際，有提潑風刀的漢子，鑽了出來。其實犍爲是個很熱鬧的城市，哪裏會存在古時候那樣的黑店呢？這，在自家的心上，也是很明白的。但我和同行的黃君，卻還是照着俠義小說上得來的常識去做了，一手掌着昏黃的油燈，一手揭開被蓋和蓆子，看看床下的泥土，有沒有什麼可疑的地方。如今想來，這確

實是太孩子氣了。

本來要由水路去到叙府的，但因岷江下游，匪太多了，船不敢下去，才把貨物和旅客，通留在犍爲，而我們也只好由水上移到陸地去住。然而城裏却在我們到後的第二天便給另一地方潰下來的兵士擠滿了，我們又祇好從城裏退了出來，在靠着江邊，尋個茅草店子住着，白天看一船一船的兵士，從山那邊渡過江來，看船伙子和鄰近的鄉民，在一張白木桌上打麻將，晚間睡在乾稻草鋪就的床上，聽夏天的急雨，和遠處低沉的砲聲。旅人的日子，是過得極不舒服的。我和黃君都富有急躁的性子，簡直是住不下去，便決定放棄了船，沿着江濱的路，用足走到叙府去。然而實際上到底有沒有大路，路又好走不好

走，我們都一概不管，各人祇是把包袱往背上一放，憑着一股懵懂的勇氣，便開步走了。剛走到半里路，便有幾個荷着土槍的便衣漢子，攔着我們的去路，盤問我們到什麼地方去。我們便把目的地回答出來，他們說，去是可以的，但須把衣袋和包袱通通加以檢查。我們有點疑心他們是匪，（後來問人才知道他們是川邊鎮守使陳遐齡的士兵）而且沿江走下去的心情，也並怎樣成熟，便回頭就走，他們也不趕來，只是像先前一樣仍舊倒在大樹根邊，懶懶地睡下去。不知我們九年前天真爛漫的孩子氣，使他們不會動疑，還是他們隨便將事不願克盡厥職呢？總之，現在回憶起來，他們那些誠實而愚拙的鄉民面孔，實在是很可愛的。

後來打聽出一條大路，須經過好些鎮市，才能繞到叙府去的，我們便又動身走了。一路上倒還清靜，只是在錢上吃了好些的虧。不知四川現在的幣制是怎樣的，我在那個時候，的確可以說是太糟糕了。除正幣是銀元而外：輔幣卻只有三種銅圓：當二百文的，一百文的，五十文的，一般小城市和鄉場上的東西，賣得比較便宜，這樣高率的輔幣，怎能適用呢？於是，在犍爲便自行造出當十的錫錢，在百花場孝兒場，便自行造出當十的紙幣。這在當地的人民，算是暫時得着便利了，但在我們這批旅人呢，可就受了活天冤枉。因爲這個鄉場換來的紙幣，到另一個鄉場的時候，卻又不合用了，而且完全變成廢紙。

在岷江的這面，剛一望見對岸烟火攢簇的叙府，黃君便高興地喊

道：這下子可好了，那邊城裏我有朋友，現在去把錢吃光再說吧。好的，我回應了一聲，便一齊走進一家飯店去了。結果，只吃了七百多錢，當時我們身上一共剩了一千二百文，飯賬給了還要餘下些的。不料店老板接着我們的錢，便馬上退還我們道：客人，請換一換，我們這裏不能當二百文的。

但我們除了六個當二百銅元而外，全是些無用的當十紙幣了，一時想不出錢的辦法，只有面對面地望着，如果要用文字來描寫的話，那就正合於史記蘭相如傳上的一句話，『相對而嘻。』因為嘻字下面的按語，便是哭不得，笑不得。結果，由旁人說好話，交出六個當二百的，而且連所有的當十紙幣。

旅人的武裝，倘若說是錢，那我們便算完全繳械的敗兵了。不過大家心裏並不絕望，因為對岸的城裏，還有着我們的熟人。然而是在江邊碼頭上時，卻又使我們叫苦了：怎麼辦呢？渡江是須要船錢的。

「不管，不管，索性今天再同人吵架好了！」

我們兩人走到船上去坐着時，一股無賴之氣，便籠罩在兩人的臉上。然而到底還是富有孩子氣的原故吧，看見對岸漸漸移近，船伙子要收錢的時候，兩人的額上就都冒出不安的毛毛汗了。

大佛岩

岷江與大渡河匯流在一塊兒的地方，屹然挺出一堵龐大的岩石，將滔滔直衝的水勢，猛地殺住，硬叫牠另轉了一個方向。船經過這裏的時候，偶不小心，就有一下子碰破的危險。但人是頂聰明的，便在岩石的嘴尖，刻出一尊大佛來，請他終年盡着保險的義務；即使萬一不能保全旅人的生命，大約也可在舟子變色之際，叫老太婆之流的船客，暫時感到一些心安吧。

7
地名叫大佛岩，上面林木蔭翳。從水勢較緩處，可以駕小船登上

崖去。當着一通苔痕潤濕的階形山道爬完之後，照例像一些名山勝地似的，什麼涼亭哪，古碑哪，寺院哪，便在樹叢中現了出來。風景呢，的確是清幽得很：江聲隱沒在腳下邊了，鎮日唯聞深林中不知名的小鳥，在清清潤潤地低喚着。騷人墨客，一定是中意這個地方的。據說，廟宇之一的烏尤寺，從前蘇東坡就曾經在裏面住過，讀過書。又聞在寺後有一池，產魚，作黑色，爲蘇氏洗硯的墨水所致。一般人都喜歡附庸風雅吧，彷彿不製造一點古之名人的流風餘韻，就值不得遊玩似的。由岩上的樹疎處，放懷遠矚，便望見岷江與大渡河緊緊扶着嘉定城市，彷彿搖搖不定，臨水欲飛，向人作出劈面奔來的光景。而遊人呢，在這個時候便不知不覺地會伸起腰挺起胸來，好像週

遭雄偉的氣魄，在暗自襲人一樣。倘欲說名山大川，確能移人氣質的話，則遊歷的意義，當在此而不在彼也。

我由成都赴雲南的那一年，舟次嘉定城下，爲江上之臨時浮橋所阻，不能通過，滯留數日，便乘機去玩了一天。但不湊巧得很，偏遇着大佛寺烏尤寺內，都有軍官一類的闊人，在裏面大作飲嚙。使人在蒼松笑佛間，看見了掛盒子砲的，極爲不快，什麼遊興也沒有了。在中國大抵如是吧，一切名山勝地，都逐漸由詩人名士的手中，化爲武人的地盤。所以今日的蘇東坡之流，只有躲在「寒齋」吃「苦茶」了。

滇東旅跡

一

像病了的水牛，一條條躺在荒漠的天野裏，——這就是雲南東部的山呵，可怕的山呵。

人家不多，到處都是荒涼的，蕭條的。商人須得成羣結隊的走，並且還少不了武裝隊伍。本地的山村人，在趕街的日子，荷着土槍去，荷着土槍回來。

你以為坡邊割草的漢子，馴良得如同一條牲口嗎？他只要認得你

是個單身出門人，衣袋又是沉錮錮的，那說不定會來搶你囉……

過路的小販，當他在樹下息腳，向你討洋火吸烟的時候，就會這樣告訴你的。

山路也實在荒蕪得不成路，何況有些路邊的黑松林子，看起來，的確有點使人感到心悸呢。然而，尾着保商隊走，却又是愉快的。一路上，小石塊拋了上去，野梨子，野栗子，那樣的果實，便從樹頭紛紛墜落，全沒誰來照管。

二

保商隊的弟兄，穿着藍色的軍服，也學起大兵的威風，把山裏人

拉來挑行李，走三十里，四十里，不給半文錢，却一路上奉以拳和腿。種山地的男子，遇着這批英雄們過路，便偷偷地溜開。

他們拉不着伙子，就破口大罵，對着遠處叢草中閃現的人影，生氣地亂放槍。太古一樣沉寂的山中，噪起了野鳥之羣。

同時，山家屋裏，現在英雄們眼裏的，便全是女人和孩子了。

「走到女兒國了。」

「好做駙馬呀。」

「野男人那裏去了？」

「一定是躲在婆娘們的褲襠裏！」

「搜呵！搜呵！」

保商隊的弟兄，涎着眼睛看女人，吹着口哨子打趣，而他們表面上却是在說找尋做挑夫的男子哪。

三

正午，人和馬散在坡上，生起煮飯的野火，幾條藍烟的尾巴，裊裊地騰上樹梢。

保商隊的弟兄，攻進坡下的旱地（倘如遇有旱地的時候），隨意俘獲掛着紅鬚的玉蜀黍，投在火中燒來『打尖』。

女人趕忙丟下懷中的孩子，敞着胸前的奶頭，拐着長條的鐮刀足，四下裏亂跑，發瘋地喊着，像在找誰救命。老太婆捶着心口，急

得叫天唸佛。

纏着黑布套頭的隊長，麻煩不過她們的告訴苦，便跳起來，揚着拳頭呼喝。

「這算什麼？這算什麼？一點點包穀：你們要土匪來搶才好！」
女人終於嚇退，啼哭地走開。

四

晚上，到息夜的地方，弟兄提着槍，朝人家戶裏亂鑽，粗暴地吩咐屋主，借鋪陳，借蓆子，借稻草。

主人卑怯可憐地回答着，說是有，就拿着走，說是沒有，便不答

氣——搜。

燈光下晃着許多外鄉人的容顏，屋裏屋外洋溢着各種的氣息，人的兼馬的，和大說大笑的聲音。

女人，小孩，老婆子，老頭子，躲在屋角落裏，悄悄地，交閃着憂鬱的眼光。

次日，人馬又歡躍地前進着了，悲哀和苦痛却留在後面，長久地。強壯的漢子忍耐不下了，便向深山入夥去，或是單獨裝成割草的，在路邊等候孤單的過客。

於是，保商隊的需要便越發成爲不可少的了，而雲南東部的山，大約也就由此更見荒涼，更見蕭條了吧。

滇東小景

一

在一天的路程上，可以看不見一所人家，只是黑鬱鬱的松林，或是茅草的荒山，整天作你的伴，一路陪着你。

有時也會在半路現出么店子那樣的小茅屋，但裏面什麼東西也沒有，只見主人從板凳上翻爬起來，揉着飽帶渴睡的眼睛。

你把包袱從肩上放下來，拭拭額上的汗，客氣地喊道：

「賣點東西來吃哪！老板。」

「什麼東西也沒有呵！」

他揮揮手，搖搖頭，現出非常窮的可憐樣子。

等你把錢從衣袋裏摸了出來，朝他的鼻子尖一晃。

「給錢哪，給錢哪！」

他望望你的臉，看看你手上的錢，再瞧瞧你的裝束，相信了，點點頭。於是糖食哪，糕餅哪，煮熟的雞蛋哪，便從另一間屋裏端了出來。先前沉着的臉，現在是浮着笑了。

如果，你愛講談的話，他會搔着頭把前一年遭劫的情形也告訴你的，自然不止最近的一次。

晚上，走到有人家的地方，不論那一家，你都可以一直走進去，把包袱放在地上，隨便地坐着，就和主人搭訕，講天氣，講收成，或說點當天在路上的見聞。如果你有烟捲，散給出來，那和善喜悅的臉子，便會圍在你的週遭，把你一天的疲倦和寂寞，通通掃去了的。

『老板，你家賣飯嗎？』

『不，老板，』他也用老板來回敬你，『有米有菜，你買去，自己煮吧！』

你起初是要感到吃苦的，長途之後，還要自作飲食，但一到旬日之後，你便會成功一個第三四等的廚子了。

炒菜的時候，甚麼都有，只是找不着鹽，抱着孩子的女主人，看

見你東張西望的臉色，懂得了，便問：

「客人，你沒帶鹽麼？」

慣在這些山間走路的小販，他們的竹筐內，包袱內，背兜內，都少不了鹽這樣東西的。

女主人知道你是一位來自遠方的過路人，不明白當地的情形，便把自家的鹽拿出來。那鹽是像磚一樣，用火燒過的，平常用細索子拴着，掛在壁上，取下用時，先用大碗一隻，內裝一點水，然後把鹽磚放進去，像在硯裏磨墨那樣地磨着。磨鹹了的水，就可以弄來調和味道。至於打濕了的鹽磚呢，趕緊放在火旁烘乾，隨後又拿去掛着。

吃飯時，才看見主人家吃的並不是飯，而是黃色的糠一樣的東

西，玉蜀黍的粉子。

『我要吃白米飯呵！我要吃白米飯呵！』

聽見孩子在媽身邊這麼哭喊着，做客的你，要硬着心腸才吃得下的。

在昭通的時候

在悶熱的小屋子裏，想着不能到海濱或湖畔去旅行，自是恨事，然而飯後躺在椅子上，靜靜地回味着從前夏天到過的那些城市，却也是不無興趣的。

首先想到了九年前住過的昭通，那是在雲南迤東的一個大城市。當時我還是以一個學生的身份，出現於那兒的街道上和客棧間的，雖然離開我最後一次進的學校，已經二三千路了。

在一家舊書舖子裏，胡亂地翻翻書，偶然遇見了一位宣道中學的

教員，談起話來，知道他會在我所住過四年的成都，讀過好幾年書的，學校便是外國人辦的華西大學。邀我到他城外的學校去玩時，經過城門洞看見貼在牆上的一些傳單，立刻使他搖搖頭，現出鄙夷的氣色，那情形，至今我還記得很分明。傳單上是激動着五卅事件的浪潮，聲言要用武力驅逐駐在當地的英美烟公司經理人，下面署名：「昭通學生會。」

學校正放暑假了，掛着爬壁虎的走廊下，綴着樹蔭的草地上，都沒有着白制服的少年的踪影。我和他的足聲，便在靜寂的過道間，特別大聲地響着。伏在玻璃窗邊的一隻花貓，原是打着盹的，就驚得咪嗚地叫了一聲躲開了。走進一間有着耶穌畫像的客堂時，他還餘忿未

息地談着城裏學生不明事理只是胡鬧的話：——

「你看，多笑話呵，這些中學生！人家英美烟公司，原是英國人和美國人合辦的，他們偏要說是英國人單獨辦的，硬要拚命地反對，現在更不得了，要驅逐，笑話，我看他們敢那樣做！反對英國人就是了，爲什麼還要反對美國人呢？……你吸烟嗎？」

一面就遞一枝香烟給我，我推辭不會，他便略略變了臉色，悄聲說道：

「這不完全是英國人造的呵！」

接着又說到他本人曾經問過那些學生：真是狡辯極了，他們硬說「所謂英美烟者，是英國最美的烟的意思。哈哈！（用一通笑聲，鄙

視學生們的糊塗。』

最後，他要我批評他的意見，我沒有回答，只用話岔到另外的事上去，因為在他這聰明人的面前，我是願意保持沉默的。

也許我自己也有不對的地方吧，在昭通學生的排外聲中，我却還不時到福音堂去：這並非去聽牧師的傳道，而是在閱書報處，尋覓精神的糧食。因為當時幾乎算是困在那裏了，要想動身到別處去，却懼於沿途皆匪，無法展開足步。可以暫時閒談的人，就只有萍水相逢的這位宣道中學教員，而他却又太過於聰明了，令人開口不得。街上呢，簡直沒有一處閱書報的地方，到處只看見在街邊擺設攤子零賣鴉片的人，鴉片的氣味，全洋溢在各條街巷。至今我一想起了昭通，

便馬上覺得又嗅到了這令人頭昏的氣味。甚或偶然嗅到了那裏在熬鴉片的烟味，也會立刻想起了躺在夏天底下那些舊污街巷來的。大概在我這一生，鴉片和昭通的連帶回憶，是永遠不會分開的吧。

（這樣一個沉悶的地方，只要有書報可看，便非去不可了，誰還管得着別人的非難呢？文化不發達的地方，文化的侵略畢竟是很難抵禦的。全中國都需要盡力發展自己的文化，昭通只是可舉的一例。）

進了天國

大概由於衣服太髒了一點的原故吧，在禮拜堂前拉客去聽聖經的男女，就並不拖我，但我却偏要進去，雍容不迫地走了進去。然而，我不是要去接受福音的，也不是要去叨求恩惠的，只想在溫暖的屋宇下面，倚着有背靠的長椅，安安靜靜地打坐了一會罷了。因為好幾夜的街頭露宿，已經使我感到微微病了。那時是在遠離故鄉的昆明地方，正當着秋風白露來臨的晚上。

有誰會在夜深淒涼的街頭，徬徨無依的時候，突然能在燈光燦

然，熱氣溫暄的屋子裏，坐過的麼？要他才能領略我那時的快樂了。當我把身子捱在一個老人的旁邊之後，便覺得人是在雲裏霧裏的，如同進了天國一樣，又好像敵視我的世界，也忽然與我變好起來了。

「……上帝對待一切人都是平等的……」

三十多歲的一個牧師站在講臺上大聲地說着，似乎這話還很慰貼人的心窩，但我却無意細聽下去，只把頭掉來掉去，好奇地四處望望。在不遠的旁邊，倚着壁，立着一個職員模樣的青年，睜着冷冷靜靜的眼睛，嚴厲地射着我。我明白，這是監視我的，防範我的。大約因為我的衣衫，我的頭髮，我的面容，都在說明着我來這兒是另有所圖的吧。我不管他的，只是規規矩矩地坐着，裝成彷彿真在聽着那樣

誠心的樣子。

男的下了講臺，另換上一個女的，聲音和姿態，立刻使大家動容起來，雖然說的話語，播的福音，還是仍舊一樣的。我偷看監視我的那位，目光也漸漸掉了方向，射到女宣教師那兒去了。那女宣教師的確說得很動人，講到上帝憐憫窮人的時候，就把她那兩條細眉豎成八字那樣的形式，手撫在豐滿的胸口上面，發出同情的微喟的聲音。使人彷彿覺得倘如世間真有這麼一位女上帝，那末，人們大概會要變得更規矩些聽話些吧。

偶爾可以看見她那水也似的黑眼睛，向我的旁邊很迅速地投以溫柔的一瞥，便看得這個職員模樣的青年簡直獸住了，湧在嘴角上的唾

沫，也將圓圓的露珠那樣的形式，拉長了，牽絲往下滴了。如果基督突然瞧着有這麼一位信徒是如此誠心誠意地在聽取他遺留下的福音，那一定是很喜歡的哪。

另一個職員模樣的青年過來了，用手肘碰碰他，又把嘴巴尖着向我這邊遞了一下，意思當然是叫他注意監視的責任的，同時又譏諷地發着低微的笑聲。他馬上臉紅筋漲的，窘迫着了。而我也在不知不覺地想笑起來。他立刻把發怒的眼光，凝在我的臉上，隨即走到我的面前，用低沉的聲音說：

「請你出去！」

「爲什麼？」

我冷冷地反問。

『爲什麼？……你得出去就是了。』

他簡直氣得週身發顫起來，話聲雖是仍舊低小，但却像從牙齒裏磨出來的一樣。聽着那女的吐着清朗的媚人的聲音，又說到窮人苦人最受上帝愛憐那一句的時候，我便被人推出門外，走到秋風掃着的街頭去了。

江底之夜

走下十里多路的山坡，阻擋在面前的，正是一條水勢洶洶的江流和排立在江邊的一列街屋，都在暮色中漸漸朦朧起來。街口吐出一大羣回到遠山去的村人，荷着土洋砲和帶着紅纓子的長矛，倘不看見另一隻手還提有竹筐及布口袋，那會把他們這些趕街的人疑爲土匪的。

「真是幸運呵！」

這樣想着，心上泛着感謝。因爲從昭通動身，只是一個人，又沒有帶着武器，結果却是安然地走到了一個可以暫時住宿的地方，並且

一天的路程上，全不會想到一點兒，會在路的轉角，林的深處，碰着危險的。

這兒名叫江底，看地勢正是名符其實的，對面陡險的山巖，帶着森森的夜影壁立着，繞有暮靄的峯尖，簡直可以說是插入雲際了。這面呢，山坡雖不像那樣的高聳着，但傾斜的長度，也就夠人爬着流汗了，而且從江底的街口，仰着望上去，那給晚烟封住的嶺頭，已是和着入夜的天色混而爲一了，令人分認不出來。江上軟軟地橫臥着一長條鐵索橋，是聯繫着東川和昭通的交通血管的，白天馱貨的馬隊經過時，一定是搖擺抖動得很厲害，這時却只有二三歸去的村人踏着，發出柔和的迫微的吱啣聲音。水勢極其兇猛，不停地在嶙峋的岩峽間，

碰爆出宏大的聲響，有時幾乎使人覺得小石挺露的街道，瓦脊雜亂的屋子，都在震得微微抖動的一般。

我住在一家臨江的馬店裏面，江風時從後門猛急地掃入，燒來暖暖手的火堆，也給牠捲走了一點點的紅星。店裏空空洞洞的，在火光附近現出的松木柱頭，略帶傾斜的樣子。潮濕和馬糞的氣味，在週遭暗暗地發出。

兼做店老板和小夥計的，只是一位三十來歲的粗女人，衣衫已經補了好些塊不配色的疤，但饑孩子奶奶的時候，仍舊無須乎解開衣紐，只從胸襟的破裂處抓出奶頭來就可以了。她有一雙大的足，走在屋裏時，便發出男子那樣重的足聲。三個高矮不齊的孩子和一個尙未

滿歲的嬰兒，時常吵鬧着她，但她一點也現不出倦怠的樣子，總很有精神地叱責那些幼小的人。

我的裝有書和衣衫的包袱，因為裏面沒有什麼值錢的東西，就由她拿去放着。等我和她的一個叫做小豬的大孩子，一塊坐在火堆旁邊用心燒吃包穀的時候，她便走進她那間小屋，把房門緊關着，倘若沒有她的第二個孩子，在屋門口用小手急拍着，嚷着「媽媽，媽媽」的話，我是不會掉回頭去發現出她已關着了房門的。

「來來來，這一包燒黃的，先給你。」

我一面把剛從火堆裏取出來的包穀，撕去一層層的皮，一面招呼着那個快要在扁起小嘴巴哭的孩子。這時便聽見，裏面有幾本書那樣

的東西，突地跌落在地上的光景。馬上又聽見她在裏面大聲地叫道：

「鬼東西，等死了麼？我就來！我把妹妹放睡了就來！」

語調中雜着驚慌的成份，彷彿故意如此嚷叫，會把東西失手落下去的聲音遮掩着一樣。這樣一來，我就猜疑到她是在屋裏檢查我的包袱了。該沒有一樣使她看上的東西吧？她那樣健壯的人，不會把我從後門掀下江去嗎？諒來她的丈夫也一定是像水滸傳上說的那些赤着粗膀子，要弄潑風刀的吧？一面這樣地胡猜亂想着，一面問問叫做小狗的大孩子：

「你的爸爸到哪裏去了。」

他抬起頭，望着我，睜大一隻小眼睛，現出莫明其妙的樣子，等

我再問一句之後，他才堵起小嘴巴說道：

「沒有爸爸，我只有個叔叔！」

「叔叔呢？」

因為晚上寂寞得太無聊了，便這樣地問下去。

「叔叔沒有住在這裏，半夜才……。呵喲，燒焦了，你聞味道哪！」他趕忙用鐵火箝撥開火堆，將一塊冒着烟的包穀挾了出來，作着一付似乎更比我懂事的嘴臉。

這時房門突然呀的一聲開了，房裏油燈照着的微光也水瀉似的射了出來，女主人生氣地出現在門口，拉着站在門前的一兒子，叱罵着：

「看你一刻也離不開，鬼東西，要我死了才好哩！」

但望她那臉上，生氣的樣子，顯然是做出來的。等到走攏火堆旁邊把二兒子同大兒子安置在一塊時，她很迅速地瞥視我一下，彷彿偵察我是否有發覺她偷看包袱的樣子，我却連忙避開，取一枝乾柴來架在火上。

「哇，哇，哇，」另一個孩子在屋裏面，爆發似地哭起來了，這是先前她抱進屋裏去的。她却沒有管他，只把一個裝滿什麼東西的瓦罐子，小小心心地煨在火堆裏，同時做聲做氣地吩咐兩個孩子說：

「留意哪！弄倒了，我要掀掉你們的耳朵的，鬼東西！」

好像也在向我示威一般，但我聽見她總把孩子們喊成「鬼東西」，

却覺得是很好笑的。

大約是因爲她在做晚飯，接連地彎屈腰部的原故吧，揩在背上的嬰兒也跟着哭了起來，帶着不馴服的叫聲。她這時才把拿在手裏的水瓢，放在碎了一點邊沿的水缸裏發出男子那樣沉重的足聲，跑進屋裏去，把哭着的第三個小孩子，像提鷄鴨那麼似地提了出來，給他一個耳光之後，就用她那剛剛打過他的粗手，靈敏地替他拭着鼻涕，一把把地朝身邊彈去。隨即把大孩子手中啃了一半的包穀抓着，一面罵道：

「脹死你！」

馬上又把這搶去的包穀，硬塞在小兒子的嘴上，將那張發出哭聲

的嘴洞。莽碰地堵住。同時惡狠狠地詛咒道：

「你再哭哪！你再哭哪！」

這第三的孩子，真的不哭了，但背上哭着的那一個頂小的，却更加哭得兇橫了。她反過手去，向背後亂拍了好幾下，才將他取了過來，抓開胸前的破衣洞，探出奶頭來，放在孩子的小嘴裏。於是，一切才歸於平靜了，只是屋後的江聲，却又分明地宏大地送了進來。

被奪去了包穀的大孩子，先是翹起上嘴唇，用一枝酒杯粗的乾柴，把火堆上燃着的小枝極，故意挑散到旁邊去，這時却忽然將她媽媽吩咐過不準碰倒的水罐子一下子敲翻了，蓋子和水和四季豆馬上都衝了出來，水氣和火烟濃重地上昇着。

「天殺的呀，挨刀刀兒的呀，你這斷嫩頭的呀，……」

女主人咆哮似的哭嚎起來，吃奶的嬰兒也接着大聲地啼哭着。

惹了禍事的大孩子，挨了媽媽一下拳頭之後，躲在黑角落裏小聲地抽噎，不敢哭出來。

*

*

*

*

睡的時候，被引進店後一間小屋子，（大概先前是給馬伕們睡覺的地方，）裏面發出一種久無人住的霉氣。帶着浮塵的蜘蛛網，藉着菜油燈的淡黃光輝就像吊着許多流蘇一樣地，現在屋頂下邊和四隻角上。床是兩條長凳上橫放着三四塊松木板子配搭成的。除此而外，既沒有墊的草蓆，也沒有蓋的棉被。

「這樣怎好睡呢？老板娘。」

我望了屋子之後這樣說，剛剛走出門檻外的女主人，便掉身轉來，將抱在懷裏的嬰兒，朝胸上一摟，扳着面孔帶着冷冰冰的神情說道：

「真沒法呵，將就點吧，客人！」

假如她是和言悅色的話，我也可以將就地和衣睡下了，但她却是那付不高興的臉色，便使人極不愉快起來。

「怎能夠將就？……誰願意出錢睡這樣的客店呢？」

「客人，到了我們這地方，是要受點委曲的哪。」

接着冷冷地笑着，好像在嘲弄來客是不懂事的樣子。

「難道這地方會窮到這樣子嗎？」

大概我的臉上稍稍露出了譏刺的臉色了吧，她便吊下兩隻嘴角，氣憤憤地說道：

「哪裏窮？這樣好地方！……就是那些挨刀的，天殺的東西，接二連三地來搶。……還有你們那些保商隊……哼，過一回光一回……」

一隻大足插進門來，似乎是要大罵一通的光景，我走了一天的路，已經非常疲倦，此刻瞌睡又來了，受不住她這樣的吵鬧，便連忙搖手道：

「算了，算了，就這樣睡吧。」

光板的床上，很不好睡，加以壁板縫裏，時常鑽入江風，因此，約到半夜以後，就一直醒了，閉不攏眼睛。只聽見江濤打岸，有時覺得宛如處在海船上面一樣。

『篤篤篤……』店外接連地起着敲門的聲音，起初小而低沉，漸漸便大了起來，『砰砰砰……』響着，直到屋內的小兒，都驚得突然哭了，才聽見女主人喂喂地急應着，跑出去開門。

『睡死了！媽的！晚上走這樣遠來！』

『呵呵！這是你們山上種的南瓜嗎？……小聲點，小聲點，今晚有人。』

「我曉得，我曉得，……」

男子帶着憤怒和譏笑的聲調。

「人家是過路的，……你這鬼東西！」

「包袱大嗎？」

男子突然很小聲地問，女人的回答却低微到聽不見了，我便輕輕地坐了起來，偏着頭凝神注意，略帶着些微的恐怖。偶然從壁板縫裏望到江上去，外面正是一天好月色，黑油油的江水，碰在江中突出的大石上，便濺射出無數燦然的銀花。對岸的崖頭，和挺出的崖腹，都給灰白的月光，畫出一層層黛色的樹梢，分外顯得山中深夜的陰森和冷酷。一個遠方的旅人，晚上來到這兒息宿，半夜被人推下江去，這

是誰也不會發現出來的。呵，可怖的地方呵！不安地躺在板床上，直到天要微明時，才昏迷迷地睡去。在天光大亮醒來，覺得自己還在着，便非常喜悅地做着早上要吃的東西。

昨夜來的男子，活像神話上說的一樣，天明時已不見了，只見女主人將一個壯大黃圓的南瓜，一刀一刀地連皮砌在瓦罐內，三個高矮不齊的孩子圍在媽媽的身邊，睜大貪食的眼睛，舐着帶有唾沫的嘴唇。

在挨近水缸的桌上，取一隻粗瓷飯碗，忽然看見壁上掛着一張小小的像片，就着窗外透進來的鮮朗的晨光，還可以從一層薄薄的塵灰上面，分辨出兩個青年軍人的雄健姿影。側邊隱約有字，細看始明

白：

「民國八年與徐排長攝於四川之瀘州，後徐君陣亡於成都龍泉驛一役，即將此僅存之遺影，敬贈君之夫人惠存。」

陳長元謹贈

字跡粗劣，大概也是一個排老二之流寫的罷。回頭去看見孩子們和母親還在那裏熱心地弄煮着南瓜，心裏便禁不住黯然起來。

邊地夜記

本該在『野車旬』那個鎮上宿夜了的，但怕山賊尾來襲擊，保商隊便又在暮色淒迷的小原野中，前進了十里。等到人馬走近磬口的時候，深藍色的晚空中，已經開滿朵朵燦然的星花了。

磬口是個臨着大路的小村子，居民全是些做莊稼的。當保商隊的風雨燈，搖曳着長長的白光，緩緩走進去時，便處處閃現出了矮小的屋子，圓圓的稻草堆，黑鬱鬱的雜樹。

村犬剛剛大聲地吠着，猛撲過來，便又立刻發出長嚎的叫聲，逃

到伏在夜影中的屋後去了。接着到處起了驟然關門的聲響，和孩子的啼哭。

在星空下靜靜伏着的村落，便一霎時驚醒起來，戰抖着了。人的汗，馬的汗，就將先前浮散在空中的花草樹脂的氣味，完全沖洗乾淨。

差不多每一個人家裏，都有保商隊的弟兄走了進去，把槍架在屋角，就任意在板凳上，桌子上，坐着躺着起來。我不大高興同他們在一道息宿，便打算尋找一處偏僻地方的矮屋子——保商隊的弟兄不喜歡去的所在。結果，在村落的盡頭找着了。門是關着的，屋裏只有微明的燈火，從板壁縫裏漏了出來。大約是聽見了我的足聲吧，屋裏的

燈驟然熄了，我却不管屋主歡迎不歡迎，就一直上前去敲門。好一會，因為門敲得太厲害了，才聽見一個老婆的聲音，顫抖抖地說：「可憐我們吧！這裏一點東西也沒有了！……唉，大慈大悲的菩薩呵！」

「老媽媽，不要怕，我是來借宿的，……我是個好人！」

沉默了一陣，也許她正開始從門縫裏端詳我吧，才又發出氣促的聲音，只是比剛才略略鎮靜了些。

「那末，那末，客人你請到別家去吧，……我這裏怪窄呀！」

「老媽媽，別家都住滿人了，請留我住一夜呵，我給錢的。」

我見她仍在懷疑我，便十分誠懇地請求着。她沒有答話，只覺得

她的足聲，輕輕地響到裏面去了。我立了一陣，打算要走，却忽然聽見有人從裏面出來，一個男子的聲音在說這樣的話。

『老媽媽，不要緊，一切看在菩薩面上，菩薩會照應你的！』

門開了，老婆子那張猶有驚怖的臉，便在昏黃的菜油燈光裏面，帶着可憐的氣色，現了出來。剛才說話的男子却沒有看見，單聽他同老婆子說話的語氣推測起來，他也只能算是一個陌生的客人罷了。隨即想着，他是做什麼的呢？

老婆子看我確實是個善良的人吧，便略略用手撫撫胸口，對着正壁上的一張畫的觀音大士神像，揚着感謝的眼色。

剛剛坐定，在木盆子內洗我的足，門尚未關好，便有一位保商隊

的弟兄鑽了進來，後腦上掛着軍帽，手裏提着一枝洋槍，開口就粗暴地喊道：

「老傢伙，借一床被單來用用，快點快點！」

老婆子驚嚇得說不出話來，就將身子退後緊依靠在泥壁上面。

這位不客氣的弟兄，便在屋裏亂找東西，放在觀音菩薩面前的一小盤苦荬巴，也統給他抓去塞進嘴裏。

「呵呀，那是獻菩薩的呀！」

老婆子氣促地叫了一聲，一雙枯藤似的老手，舉起來亂搔着頭髮。

「獻菩薩的？好，讓我這位活菩薩吃吧！」

他一面吃着苦葎巴，一面向老婆子打趣，同時足不停地在屋裏走着，眼珠子向屋角落裏直是溜。

不知怎的，忽然他在裏面的屋內，同人吵鬧起來了，對手的口音，是屬於剛才我在門口聽見的那個男子的。

我坐着不動。只是洗我的足，聽見那個男子在裏面說，似乎還在跌足的光景。

「人家老媽媽只有這一塊哪，只有這一塊哪！」

「老傢伙，你要動手麼？好——來！」

拍，響了一聲尖脆的耳光，接着那男子大聲地嚎叫起來。

「哪，你敢亂打人嗎？認清楚！認清楚！我不是鄉壩老！……」

「呵呀，天爺爺，天爺爺！」

同時，老婆子也在沙聲沙氣哭叫着。

我趕緊胡亂地把帶水的足穿進草鞋去，還沒有繫好絆結，就連忙跑進去看，想儘可能地作作勸解的義務。

這是，那男子已經同保商隊的弟兄扭着出來了，他的年紀不上四十歲，但鬚鬚却已留得很長了，連耳邊的頭髮也作為鬚子的一部份地保存着，因此，他的樣子，就更顯得莊嚴，假若穿上法衣，那是很像一個老道的。他氣得像在吹鬚子似的叫着：

「去見隊長，去見隊長！」

保商隊的弟兄，鼓大眼睛，作出拖人的姿勢。

「好，好，好，我們的隊長，正要拿你這個土匪！」
留鬚子的男子，更加氣洶洶地直朝外面碰。

「你嚇哪個？嚇哪個？就是×督軍的公館，我也進去過，他的太
太還是！」

「什麼督軍不督軍，管不到那麼多！你的眼睛瞎了嗎？看看呀，
這裏是我們的天下！」

保商隊的弟兄把槍放在背上擋着，也特別加快足步，打斷鬚子的
話，高聲嚷着出去了。老婆子依在門口，急得哭了起來。

「呵呀，兵爺爺饒了我們吧。……老師，老師，算了哪，算了
哪！」

「你不要怕！你不要怕！什麼大官我也都見過了！」

在門外的黑暗中，送回來這樣有生氣的聲音，似乎老婆子的臉上都現出了相信的神氣，但我却爲之不安，替鬍子胆怯起來。因爲隊長的脾氣，一路上我是看得很清楚的。記得在一處山裏人家息歇，小弟們攻下旱地，將人家一地的包穀，掠取一大半，投在火堆中，燒來打尖。老太婆和媳婦和孫兒便一齊跑來，跪在隊長的面前喊冤，要求賠償。隊長一面喝着瓶子裏的酒，吃着乾牛肉，一面張着醉紅了的眼睛，亂罵起來。

「一點包穀算什麼？哼，你們只配給土匪來搶的，滾開吧！」

老婆子看見我在沉思，便問我道：

「客人，你是看見過隊長，他該不會打我們的老師吧！」

我不願意使她受着驚恐，便說着隊長也是很公平的，隨即談到他的老師身上來了。因為她這麼年紀大的老人家，還有如此奇怪的老師，是很使我感到詫異的。她略略理一理她那花白的頭髮，才慢慢地說道：

「唉，甚麼事都要老師的，沒有老師指點，就是向那條路上走也算是瞎碰的。這，我哪裏懂得呢？後來，王婆婆告訴我，張大媽，你這樣怎行呢？吃一輩子的長素，敬一輩子的菩薩，也是白白的呀。你得拜個老師來，教教你哪。……呵，客人你餓了吧！我只顧說話了，你自家到廚下去煮飯吧！」

我說：

「讓我息一息，待會兒再去煮。」

她自己取出一小籃四季豆來，微微偏着她的頭，一面撕着四季豆的筋，一面繼續說下去。

「我想想，她老人家的話真對呀，先前我兩兒子爲什麼會死在火綫上？就是菩薩不曉得我在行善哪，行的善也不算數哩！……哪，你坐坐吧，我自家撕就夠了，你不要幫我。……現在拜老師，多花一點錢，我也心甘願意！……」

說到最後的時候。嘴唇上便浮出愉悅的微笑，同時眼睛朝着紙畫的觀音像，又揚一揚高興的眼色。我這時才漸漸明白那位鬍子，大概

是什麼善堂一類的齋公，出來四鄉傳道說教的，便隨口問道：

「老媽媽，拜老師要花多少錢呢？」

「呃，這個我不能告訴別人的！」

老婆子很嚴肅地低下了頭忽然發現了一根有蟲的四季豆。

「呀，你看，外面看着還是好好的呀，……人也是這樣的！」

搖搖她的頭，馬上抬起一張憂鬱的臉，睜着乞求似的眼睛，又朝壁上的神像望去。我却仍舊追問下去。

「爲什麼不能告訴人呢？」

她稍稍現出爲難的樣子，尖起手指來搔一會腦袋，才說道：

「老師說，世上的人是靠不住的，什麼話都不能向他們講。……」

剛好這時，鬍子回來了，帶着滿臉得意的喜色，把一塊磚一樣的東西，扔在桌子上面。老婆子連忙抓在手裏，喜得像得了寶貝那麼似的喊了一聲：

「呀！你還拿回來了麼？」

我便好奇地問道：

「這是什麼呀！」

「喂，還不知道嗎？這是鹽哪。」

鬍子回答着，同時像忍不住快樂那麼似的說道：

「嚇，什麼隊長，真是！一進去，他很威風，簡直要吃人了。哪知道我一提起胡師長張師長，他就一下子變了臉色，哈哈，今晚上真

有趣味！」

老婆子也歡喜得氣喘喘地說道：

「今晚實在是菩薩有眼睛哪！」

「是的呀，全靠諸神在上！」

鬍子接着嘴，立刻把手拱在胸前，腦袋仰起，嘴裏發出喃喃不清的聲音，彷彿在唸咒一樣。隨即叫老婆子到觀音像前去跪着喊道：

「一叩首……再叩首……三叩首……」

一面獻着香。屋外面是靜靜的一夜，只在稍遠處有着馬嘶的聲音。

舍資之夜

殘缺的碉樓，頂上張着一些遮風雨的黃篾蓆，立在金黃夕陽照着
的鎮口，極彷彿一個頭纏綳帶的傷兵，頹唐乏力地站在那裏，勉盡守
護的責任一樣。

在遠遠的田間道上，望見這幅夕照中的風景畫時，我知道在旅途
上所說的舍資已經在旅人的面前出現了。於是，在沒人烟的荒野裏，
在黑鬱鬱的松嶺上，在冷浸浸的山峽中，所懷抱着的慄慄心情，至
此，便全然從胸間一下子滑脫掉了。

鋪着麥苗油菜和蠶豆苗的鎮外小原野，先前抹上的金黃夕輝，隨着通紅落日的下墜，逐漸褪色了，暗暗換上着春天的向暮的薄霧。人在夜色迷濛中，叱着歸去的牛羣。裊起晚烟的村屋下，送來幾聲懶懶的犬吠。週遭人家的燈火都在霎着怡人的眼睛。

這是旅人應該找尋歸宿的時候了。

大約由於單身一人，沒帶貨物，又是說的外鄉方言吧，我被鎮上的好幾個住戶搖手拒絕了，於是帶着一個小包袱和一點點哀愁，就在釘着鵝卵石的街道上躑躅起來。

一條街上沒有燈，只是松明子的火燄，帶着黑色的濃烟尾巴，在壁上的小鐵盤中，隨着簷頭滾下來的晚風，驚惶地跳躍着。穿便衣搨

土槍的團丁，常常從肩上偏過臉來，閃着兩隻鋒利的眼睛。

天涯的旅愁，人間的冷酷，像兩條蛇似地，偷偷透進我的心頭。

只有在土階邊擺攤子、賣燒酒和小吃的人，在對我舉着歡迎的臉色。那末，喝一杯吧，這樣想着，就將疲倦極了的身子蹲了下去，風從松明子上吹過，挾着多量的濃烟，一陣陣地直朝臉上衝來，也不用管得了。我這時是需要一點溫暖的人情，和暫時的安息的。

「呵！」

只說是買幾個銅板的，但遞在我手上的酒，却是滿滿的一飯碗，便不得不令我着驚了，因為我是會喝這麼多的酒的。

「這裏的酒很好呵！」

旁邊蹲着一個微帶醉意的人一面剝着落花生，一面喝着酒，舉着溫和的眼光，望我一下，就這樣說着，好像在讚美着酒，又好像在勸我暢飲的樣子。

「味道還好！」

我把酒碗放在唇邊，無意地說出這一句，他就提高嗓子接着道：

「是的呀！一吃就曉得不錯了。」

世界上嗜好相同的人，大概總容易熟識起來吧，於是我和他便很自然地開始談東談西，而這個仇視陌生人的鎮市，也似乎慢慢地在我面前變好了。等我把只飲一點子的酒，全部倒在他的碗裏時，他那隻粘着豬腸子油的手，也高興地朝我的肩頭拍起來了，竟然說着這樣親

切的話：

「我們是喜歡客人的，爲啥不到我家去敲門呢？」

臨走的時候他對着賣酒的伸出三個指頭來，朝空中比了一比，喃喃不清地說道：

「幾着，幾着，連上一次，一共山百哪。」（記着記着，連上一次，一共三百哪。）

賣酒的人搔着盤有辮子的頭，做出極其爲難的臉色。

「多少給一點吧，——明天，嗯，看，沒貨了。」

將他的一雙手，朝松明子照耀着的小攤子上，用力地擺了兩擺。

隨即說道：

「你叫他先把住夜的錢給你吧！」

又掉過眼光來望着我，很親切地拉了我一把。

「一樣的，你先給他好了！」

我便答允了，因為他是這個鎮上唯一能夠給我以溫暖的人，即使不該出住夜的錢，也應該加以慷慨援助的。

一路由我扶着他偏偏倒地走了回去。街上松明子的火光，已在開始微弱了黑暗的影子，大胆地從天空落了下來。遠處起着敲梆梆的聲音，鎮市的喧囂和熱鬧，好像早已偷偷地溜開了。在一家人的木板門上，我由他的吩咐，輕輕的敲着。

「那個呀？」

一個女孩子尖聲地問。我將他的手肘拖了一下，問他道：

「是你的女兒嗎？」

「唔唔，」他點點頭，我就對裏面應聲說：

「是你的爸爸回來了哪。」

「哪一個東西？哪一個東西？」

一個女人突然生氣地大叫起來了。他連忙拉着我就走，小聲急說道：

「快走，快走，糟糕，糟糕，弄錯了，弄錯了。」

他在街上跌了幾下，踉踉蹌蹌地走着，後面送來一連串罵人的粗聲。

「挨刀刀兒的，挨棒棒兒的。……」

他簡直醉糊塗了，家也找不着。同時給猛烈的冷風陡然一吹，酒性越加發作了。倘若沒有我來扶着他走，他定會軟倒在街頭的。我問他到底住在什麼地方，他只會唔唔地回答着，嘴邊冒出一點點白色的泡沫。

幸好遇着一個團丁，才終於問着他的家了，但拍了半天的門，却只聽見裏面一兩聲咒罵的回應。

「酒鬼，那個叫你回來的？你怎麼不醉死在外面哪！」

後來一個小女兒的聲音，在低沉地訴說：

「媽媽！媽媽！」

「什麼？你想替他開門嗎？看我捶死你！」

我知道沒有進去的希望了，轉身來看他，這個可憐的酒徒，他已像草人一樣，軟軟地倒在階下睡着了，鼻裏正起着不急不徐的鼾聲。

「唉，老中國人呵！」

我只好也坐在他的身邊，無可如何地打着盹。

靜靜的夜，圍繞在我倆的周遭。敲梆梆的聲音息了之後，遠遠的原野中（也許山那面），便隱隱約約地送來了一下兩下土槍的鳴響。

蠍子塞山道中

——由順寧赴永昌山間——

這一帶的山路是好的，給旅客踏成灰白色的扁平軀體，蜿蜒地伸進綠樹佈滿的羣山裏面。夾道的枝頭細葉，浮着溫暖的三月陽光，凝成一串翠色的微笑。我赤着雙足，背上斜掛着一個白而微黃的小包袱，沿着這條毫不荒野的山路，獨個兒寂寞地走着。右手握着一條剛從樹上折下來的粗樹枝，尖端還留有三四片青嫩的小葉，對着路旁的草叢，一打一打地走。嘴唇微微向左撇起，悠然地吹着口哨見。

「怎麼今天的路上，連放牛的孩子也不見一個呢？」

從背後那面隱在天末的山腰人家，趁微明的早上便動身，已經走了半天，老是沒有遇見一個人；而這毫不荒野的山路上，應該是走有響着鈴聲的駝貨的馬隊，應該是走有揚着笑聲的趕街的村人，心裏就不免浮起這麼一個疑問。

不知名的鳥聲，從山腰的密樹裏清脆地蕩漾下來，山路上就愈見得寂靜幽冷。

不久，歧路現在面前，便收住了足步，細瞧路邊草叢中一塊尺來高的石碑，那曾經風霜雨露侵蝕過的蒼老面孔，當然比我閱歷的風塵多了。但上面幾行疎疎落落的字跡，却還使人分明地認得出來。照碑

上所指，向西的一條比較寬大的路，是引到一個名字怪陌生的市鎮，大概就隱在遼遠的山峯的那一邊吧。我還要走三兩天路才能到的那個平原中的永昌城市呢，正分向南方的那一條小路上，而路却沒有來的路上那末多的足跡，野草也不客氣地侵入路心。但那朗澈微笑的綠蔭旅途，在我緩緩走着的面前，仍然不吝惜地延續着，不過却淡淡地滲加了一派荒涼的野趣。然而我這悠閒無關的心情，却不能像這條山路似地延續伸展下去：口哨兒停止吹了，粗樹枝也懶洋洋地拖在手頭。

我想，要是有一個同路的人，就是不通姓名，默默地毫不相關地走着，也多麼好呢？小時家裏的狗，頑皮地尾着他走到遠處的往事，竟惘然地浮上心頭了。那欣喜地忽然竄在前面忽然止住的小生物，連

用石塊投擊也趕不回去的樣子，使我心裏激動起一點點輕微的傷感。

走路人鬱悶的時候，隨意唱幾句曲調，不舒適的心情，儘夠排遣了。這我滿懂得，然而偏在這個時候，這一帶山路上，不宜於張口歌唱，作這好消遣！因為山裏的林莽，越走越見得茂密，亞熱帶森林的野蠻樣子，逐漸地顯露出來。首先溜進我的腦裏的恐怖陰影，便是那黃身黑斑紋張口像血盆的猛虎。虎，曾在遼遠的故鄉城市公園裏望見過，凶惡的殘酷的樣兒，於我是並不怎樣陌生的。我懷着近於冒險的那種心情，悄悄走着，恐怕驚動伏在叢莽中正作午睡的山野主人，擾破了他們飽啖人肉的酣夢。

到了下午兩點鐘，再經過一個立在草中的指路碑，才在荒涼的山

道中，發現幾塊新鮮的馬糞。又細看新印着的馬蹄痕跡，正是連續地現在我要走的山路上去了。

「這騎馬的人，大概剛從叉路上轉來的吧？走快點定能趕得上！」

我快活得禁不住唱了起來，是學的四川戲的高腔：

「快馬加鞭，

趕上那，前途的旅伴。

走着一個人呵，

好不悽然，……」

可以唱「悽然」的時候，心情已彷彿在快樂的廳堂裏跳舞着了。

但我仍然不敢放肆下去，因為山路仍舊那麼荒涼，林莽還是那末凶惡，沒有趕上前面那陌生的旅伴時，自己總是十分孤獨的呀。

走了一會忽然想着：說不定前面那位騎馬的主人，會是一位大捲黑布纏頭的可怖人物，手裏握着一把槍，問人收買路錢的哩。同時又安慰自己：

「不會吧，我這樣一個人。並且我可打開背上的包袱對他說，自然先要做出和善微笑的樣子，好漢，除了這幾本破書，這幾件舊衣，什麼也沒有。你搜吧，有一句謊你，由你殺！……唉，人總比野獸好一點！匪也是人呀。……」

這末思索了之後，便更快地趕上前去。

斜陽偏在西邊的天空了。趕到山路的轉灣處，便聽見小山坡的那面，嘈囂着談話的笑聲，並不只兩三個人一隊強盜吧，心急得有點跳起來了，忙放鬆了足步，緩緩地前進着。走了十多步，又不敢前進了，站着，凝着氣細聽，却又捕捉不住那些從樹葉縫裏溜來笑聲的意義。我想：

「該冒險窺探一下。真要是些收買路錢的壞傢伙，我可以不遠不近地尾在後面走，沾點便宜，既不怕林莽裏跳出來的野獸，又沒有遭槍受駭的危險！」

大着胆，小心地跑上彎路側的小山坡，鑽進坡上茂密的樹叢，向彎到那面的山路窺探下去。看見下面路上走着兩匹駝着箱子的馬，並

沒有騎着的人。人是空着手，錯落地跟在後面，高矮不齊地一共有五個。兩個像是做莊稼的漢子，手裏都拿着馬鞭，一搖一搖地走。三個十五六歲的青年，穿着藍色的裝服，像是到城裏學校去讀書的學生，臉上都現出互相嘲笑戲謔的樣子。我吁了一口氣，心上立刻鬆快了。『都是好人，都是好人。』這樣愉快的印象，蕩漾在我的鬆爽的胸膛裏。

於是，興沖沖地從坡頭的矮叢裏莽碰了下去。坡底路上走着的一個快樂的人，馬上被林叢裏驟起的聲響，引得抬起頭來，看見林莽裏撞出來我這末一個特異裝束的外鄉人，都現出十分驚慌的臉色。他們隨即趕他們的路，一面用肘互相示意地撞一下，一面又回頭來射出偵

察的眼光，看看我的後面，還有夥伴尾着沒有。他們剛才嘈雜着的談笑聲，立刻消沉了，大家互相在緊張的空氣中低語着。

往天，我要是在路上遇見這類良善的旅伴，總高興呈出一付微笑的臉色，和靄地去同人家攀談。但目前却用不着，因為已經被他們從不好的那一方面去描畫着了，不直接看作殺人不眨眼的匪，也多作匪的偵探。我只有沉默地帶着歉然的樣子，默默地尾在後面走。忽然在前面的低語中，一個瘦長身子的學生，帶着鬼精靈的面孔，回轉來一望，隨即掉回去，大聲地說，好像同人爭論：

『有什麼可搶的財寶呢？幾箱子破書呀！』

一個圓臉的學生，半掉現出狡猾的笑容，馬上轉過，也大聲地

說：

「搶我們麼。真算瞎了眼睛，倒了霉了！」

我聽着這末一唱一和的對答，心裏好笑起來，暗暗說道：

「小傢伙，你才是瞎了眼睛了！蚊子吃菩薩，認錯了人。」

同時一種被人誤解的悲涼，潛襲上他的心頭，便有點忿激地想道：

「難道我的樣子會像一個匪麼？身上哪一點表現出凶惡呢？難道就是這一條粗樹枝有點像武器麼？」

我隨即無意識地把握在右手的粗樹枝，投下路旁林木深黑的山峯裏，覺得自己一身的武裝，通通解除了。

做莊稼的漢子，作聲地鞭着馬，急躁地催趕着。學生們無聲地急走，時而掉現不安的面孔來。無盡的綠蔭山路，飽和着不幸的禍事將要來了的空氣。

我歉然的心情簡直不安起來，幾乎要這樣地喊出：

『朋友們，我並不是匪，也不是匪的偵探，請放心吧。我只是一個漂泊者。……』

但我馬上轉過一個念頭，覺得好些事是愈申明愈糟糕的，就只好由他吧，仍舊默默地在緊張的空氣中走着。

這一小隊人中，我是一個被人憎惡的，給人恐怖的生物了。很想慢慢地緩下了足步，還是寂寞地一個人留在荒涼的路上好些。恰好在

這個時候，遇着另一批從叉路上轉到前面去的苦力。他們都挑着兩個空筐，像是在遠處山裏的鎮市，卸脫了挑的東西，現在是懷着汗水換來的工錢，滿意地轉回家去，一面走，一面互相開着玩笑。

做莊稼的漢子和學生們，彷彿出險似地，立刻放緩了緊張的足步，盡情地喘着氣。馬也乖巧地鬆了奔走的蹄子，用力地聳聳背皮，企圖移一移那些給書箱壓傷了的地方。

我也像得救一般，連忙越過這一小隊人馬，尾在那一批苦力的後面。苦力們回頭望一望，仍然不經意地走着談笑着。我一面跟着走，一面呈出問詢的笑臉，同走在末尾的兩三個漢子，隨便地攀談起來。偶然把彼此的姓也很親切地交換了，而這樣合心的話也從粗厚的唇上

流出來了：

『慢慢走吧，着急什麼？太陽落山，包你走到前面的客店。』

『天晚了，就走一節黑路，也不打緊。嚇，人這樣多，山裏的野獸哪裏敢出來！』

『同我們一塊兒去住一家店子吧，包你沾便宜，我們這一夥人，常常在這一條山路上來往呵！』

隨便你一句我一句地亂談着，偶然講到這條路上的匪，一張黃麻的大面孔，回轉過來答道：

『有是有的，嚇，你我一樣的人，他們會來搶麼？』

同時又掉過一個瘦削的短髭臉，略現出狡猾的樣子說：

「老實說倒喜歡遇着這批賊大爺哩！」

「爲什麼呢？」

我驚異而又高興地問。

另一個人搶着回答：

「你說爲什麼？替他們挑東西，工錢像水一樣地給我們，……那多好呵！」

我暗自想着！

「我如果真是一個匪，目前當然更受這些好旅伴的歡迎了！」

挂着斜陽光輝的綠蔭山道，雜響着歡快的前進的步伐，生氣洋溢的旅途呵，引誘着我這雙邁進的走足。

潞江壩

在滇西的旅途上，瘴氣最毒的地方，大概要算潞江壩吧。據一般的傳說，倘若要經過那裏，必須清晨一早，嘴裏吸着草烟，迅速地走過：其餘的時候，瘴氣便出來了，如果不知道，冒險走去，嗅着糯米飯似的香味時，那就極其危險。明楊升菴謫居永昌時，作『寶井篇』一詩，曾有『潞江八灣瘴氣多』，『啞瘴須臾無救藥』等等句子，可見潞江地方的令人害怕，也是自古已然的。不過這只限於夏秋兩季，冬天春天却不甚要緊。我走到那裏的時候，幸好是在二月，所以既不

必選定時間，也無須嘴裏啣着烟草，而且還在江邊住了一夜哩。

潞江壩必是一個沿着潞江（亦作怒江）的狹長原野，兩面鑲着又高又陡的山峯，外面的天風，極不容易吹入，終年通是很熱的。壩裏生長的茅草，均較他處堅韌，這大約就是氣候有毒的證明吧。江上有鐵索橋一條，聯繫着永昌騰越間的商旅，白天人馬經過時，也許是熱鬧的，但在夜裏却是寂寞地橫臥着，江流在下面奔騰怒吼，向南面的山峽，急急衝去。橋頭的扁額上，藉着月光的照耀，顯出了「瀘水」兩個大字，及一行李根源書的小楷。

「難道「五月渡瀘，深入不毛」的瀘水，便是這條江麼？」

懷着陰鬱的疑慮，拖着疲倦的腿子，便趕快踏入橋下的燈火人家

了。但帶着驚詫的眼光，迎接我的屋裏男女，却並非如我們的漢人。女的短衣齊腹，長裙及踝，通作黑色。說話時，露出漆黑的牙齒，但面容却是美好的。頭部用黑綢纏着，堆高至尺許，彷彿頂了一隻小桶似的。我一看見，便禁不住聯想起故鄉城隍廟裏的地方鬼來了。而且，從竹壁縫中溜進的風，時時把燈光吹得閃閃不定的，夾着她們在屋裏赤足走來走去的影子，總使人不免有些胆怯。同她們一桌晚餐，飯是全冷的，蕨菜和野菌煮成的湯。以及炒的乾筍，又都只是微溫而已。（原因是她們不喜歡熱的食物，這由於天氣炎熱使然。）如果這一夜的經歷，作為到了幽冥世界一樣，也許更要恰當些吧。這便是在雲南西部第一次遇見的擺夷。

西洋人帶給中國的東西，最普遍最深入於內地的，大概要算鴉片煙吧，在這裏的擺夷人也早已接受着這種禮物了。當女主人把我領進另一間屋子去安息時，一個騎在竹床上吸煙的擺夷少年，就略略抬起頭來，舉槍歡迎着我，看他清秀的面孔，只不過十五六歲吧了，令人微微感到黯然。

『今晚有個老漢人到我們老擺夷家來了！』

聽見女的在隔屋笑着，低聲講說生硬的雲南話，而且又特別加了兩個不必要的『老』字，我一面脫衣，一面輕輕地笑了起來，心裏覺着：

『這是和平良善的民族呵！』

走夷方

「男走夷方，

女多居孀。

生還發疫：

死棄道旁。」

聽着暫時聚會的旅伴，捲起曼長的聲音，在唱鎮南州人唱的歌謠時，輕烟也似的憂鬱，便悄悄地繞在我的心上了。跟着他拐下山坡的那一陣，簡直是缺乏了走路人應有的力氣。

坡脚下，正躺着濕霧淒迷的狹長的原野，延展到灰暗的天盡頭，這就是我要走去的夷方呵，蠻烟瘴雨的夷方呵。

高山，黑鬱鬱的高山，頭上包着帕子也似的白霧，綿互在原野的兩側，現出蠻狠兇惡的樣子。山頂上，那些白茫茫的霧裏，就正躲藏着野人之家。他們的生活，據說便是下山來搶掠原野中的擺夷，和過路的旅客的。

那時大約清明已過了，漢人地方還是和煦的春天，可在這兒呢（雲南人呼爲夷方壩，元史則書爲千崖）已像夏季似的，到處都是悶熱：霧的熱，雨的熱，濕氣的熱。

我的旅伴（一個中年人）說，在清明以前直至去年的九月，這個

期間，這裏是不缺少晴天的，每天都是好太陽，雨嗎，一滴也瞧不見。現在呢，可就倒楣了，每天總得淋幾場雨的。這裏的雨，不像漢人地方的雨哪，又毒又可怕（很容易生病）的。還有那瘴氣呵，瘴氣！菩薩保佑！他說到這裏，他的週身像突遭襲擊一般，簡直顫慄起來。隨即好意地責備我，說是年青人怎不在臘月間出來，現在來送死麼？

我一面聽着他的話，一面真見了路上的擺夷婦女，多是眉清目秀的，而且有的農家姑娘，竟比漢族女子反要美麗些，便說道，這裏的人，不是活得很好麼？

這是夷人呀，他大聲地駁斥我：隨即舉出許多漢人在這裏中了瘴

毒的可怕情形來。我無話可說了，祇有用一句話來抵他，卽是說，那末，你現在又來夷方做什麼呢？

『天哪，這是爲了要吃飯，爲了要養家哪，』他愁苦地呻吟着。我因要在言語上戰勝他，就微笑地答道：『我不是也同你一樣的嗎？』其實，那時我沒有家，也不祇是爲了一己的生活；多半的原因，是由於討厭現實的環境，才像吉卜色人似的，到處漂泊去。然而，爲了要看看新奇的景物，便來到這麼令人喪氣的地方，自然心裏也不免有些憂鬱了。

『那末，你也做我一樣的生意嗎？』他閃着狡猾的眼睛。

『什麼？你做什麼生意？……』我倒問他起來。

「呃呃……」他不答覆了，祇是哼着他的鎮南州人的歌謠。

後來走到八募原野，經緬甸的便衣巡警搜查時，才曉得他，我的老好的旅伴，是私販鴉片烟的。倘如早知道，我便要裝成他那麼一付老成的面容，學他責備我一樣，來貢獻我的忠告的。但他却由那一次，連同禁物帶到牢中去了，以後一直沒有見面過。

擺夷地方

在騰越，天氣還很溫和，但南行三十多里後，便驟然異常炎熱了。季候不過是舊曆的二月，若在我的故鄉，還應該穿着夾衣的，但因為意識着是在漸漸地走近熱帶之國，所以也就並不覺得詫異，只是旅人的好奇心，却充滿地激發起來了。

檳榔江帶着狹長的原野，在兩面低矮的山間，徐徐地向南流去。隨着江走，不單氣候全然變了，就是現在眼簾前的，也到處都流露出濃烈的異國情調。路上常常碰見打着花紙傘的赤足女人，笑語之際，

總在她們淡紅的唇間，半露出漆黑的牙齒來。小河中，男女一塊兒在那裏沐浴，彼此並不避忌，只是下身各圍裙子以作遮掩吧了。

平野裏的村莊，靜靜地伏在暑天底下，沒有鷄啼，沒有犬吠，彷彿一切都被炎威征服着了。人家屋門前的牆上，貼着一團一團的牛糞，讓陽光熱辣辣地烘烤着，好像做的燒餅一樣。在我的家鄉，牛糞是用來肥田的，這裏却當作最好的燃料了。田野間，撒的牛糞，往往插有樹枝一條，據說這是表明所有主的，別人不得隨便取去。

路旁清泉側邊，設有雅潔的飲水器具，供給息足的旅人，暫時解渴。並立有乳白色的石碑，上刻橫行的擺夷文字，大約是講着飲水者應該遵守的規律吧。單就這一點看來，擺夷人的文化，也並不顯得怎

樣低下，而在我所看見的一般夷人當中，應該說是最高的了。並且，即在川滇道中，漢人也很少有這樣良好的設備的。

市集在鎮上，但也有在黃果樹下的。那樹，並不十分高，不過枝葉却多極了，張蓋畝許，可以避日光，可以禦急雨。大約到日中的時候，人們便到那樹下去做生意。各種土雜貨物，都擺在竹筐內或是泥地上面，看起來，純粹是初民的樸拙氣象。我曾經到這樣的市集裏，飲過幾個銅子的酒的。酒是上好的擺夷酒，大概是糯米釀的，味極純正。酒罈放在竹筐內，罈口無蓋，僅覆一隻粗碗，客人欲飲時，就把酒裝在這隻碗內，遞給與你。竹筐旁邊的地上，擺着一條條燒好的竿頭，這便是下酒之物了。倘若醉後，臥地一睡，黃昏時候醒來，看見

市散人去，徒餘陰森的綠蔭，這大約很容易勾起一個人的夢幻吧。

同路的漢人，一經過這些地方，總要在談話中，流露出許多神祕的傳說來。如像說擺夷女人都懂魔術，見着她所不喜歡的男子，在頻頻望她，便會使望她的人生病的。又如，同她結了婚的漢人，說是想回家鄉，也很不容易走脫的，即是蒙她准許返家一次，必須按時轉去，否則她在你臨走時暗中給你吃的藥，會一下子發作了，使你死去，無可挽救的。這些，似乎不易令你相信，但講說的人却一面說着，一面略帶着警告初來者的臉色。擺夷人歷來是被漢人征服着的，這類傳說，也許是他們特別用來抵禦壓迫的武器吧？當時只是有趣的聽着，加以這樣的想法，却是以後的事了。

鄉親

「記着，請你一定給我帶「草標」回來哪！」

憶起從前到過的地方——千崖土司的舊城，恍惚間彷彿又聽見了這麼一句託囑的話語。那是在晴明的早上，鄉下的擺夷人，羣集在街頭（只有一條街，雖然名爲舊城）擺着小菜和土產一類的東西，正做着買賣。已經走了十多里的我，就同擺夷的男女擠擦着，尋覓打尖的飲食店子，但找來找去，終於一個也沒有。只得走進一家漢人住的鋪面，照例客氣地喊聲：

『對不起！老板。』

一個老婆子拐着小足，應聲走了出來，對我從頭到足打量了一會，才溫和地問道：

『什麼事呀？鄉親！』

我說明要借鍋灶煮飯的事，她便毫不踟躕地答允了。又趕快拐着小足進去，給我拿個買東西的竹籃和口袋出來。同時極熱心地把當地的物價，一一告訴我，像兩『別』錢一竹筒的米呀，三個『擺燦』一個的雞蛋呀！……

千崖是土司管轄的地方，屬於中國，但流行的貨幣，却全是緬甸錢，雲南的已不通用了。兩『別』錢，係緬幣的兩個 Anna，三個

「擺燦」，即緬幣的三個 Piceo 稱呼的名，則已訛成擺夷的音了。

提着竹籃走在街頭，心裏感着彷彿他鄉遇故知那樣地溫暖，同時也聯想起先前一個小販對我說過的故事。他說的時候，先用大姆指點點他的胸口。

「看呀，小夥子，我就是穿這麼一身，和縣知事老爺在衙門裏一塊兒吃過飯，他坐在上面，我坐在側邊。你不要吃驚！知事老爺的太太還是又穿又戴的，走了出來，笑迷迷地向我們點着頭說「各位鄉親，隨便飲點哪！」這有什麼吃驚頭！在夷人地方，就是大老爺也不能向我們擺架子的。你想想，那地方，除了我們五個做小生意的，一個漢人鬼也沒有。我們五個人約着去替知事做生，他那有不高興的

呢？」

煮飯的時候，她也來幫我的忙。我便說：

「老媽媽，讓我自家來，不要費你老人家的心了！」

「不要緊！我曉得！」她張着很懂事的老眼睛，「你們不比別人，在路上耽擱不得的。」

我想，奇怪了，這老婆子把我推測成什麼人呀！

她接着又說：

「下次走過這裏的時候，就來煮飯好了，以前小王也是來我家，他多久不來了，現在做什麼？」

我莫明其妙，剛要回答，說是我不知道誰是小王。但她却一眼看

見了幾隻母雞奔出後門，就馬上跟着趕出去，一面喊道：

「啊喲，真討厭！這幾個沒人管的野婆娘！」

等她把雞趕回來時，我已經在吃飯了。她忘記了小王，只是問我的姓，我老老實實地告訴了她，她就喊我道：

「小×哥，不是我誇獎你，看你不多說話，一看就知道你是個老實人，你比小王靠得住。這回到新街去，我要請你買點東西……啊

喲，我只是顧說話，快要散市了，你吃吧，待我去買菱哪。」

我要動身時，她買菜回來了，拉着我的手腕囑咐道：

「錢以後補給你，記着，請你一定給我帶「草標」回來哪！」

我不知道什麼是草標，同時也想說我是一去就不轉來的，但看見

她是抱那麼大的熱忱，又不好說穿，使她驟然失望，便連連點頭允道：

『好的！好的！』

後來，在一個么店子息足，遇見一位短衣草鞋的小夥子，身邊放着一塊小小的包袱。因為見他是從新街來的，便問他一些關於緬甸的事情。偶然談到了草標，才知道那是緬甸人所叫的肥皂。最後問道：

『老兄，在新街有何貴幹？』

『我麼？沒做什麼？只是跑跑信。』

呵，啊，這下子，我才明白，那位多嘴的老婆子一定是把我當成

大約以後她提起買肥皂的事情，定要逢人就說道：

「啊喲，那位叫做小×的，我看他是個老實人，那知才是一點也靠不住呀！幸好沒有先給錢哪！」

回憶起這一件抱歉的事，總要使我有趣地微笑起來。

古爾卡

古爾卡是滇緬交界的一個要地，位在野人山的中部。由雲南千崖壩的替綫街向南行，走半天山路便到了。在那兒，沒有街市，沒有村莊，只有一條小小的山溝，從綠樹翠竹的山中流了出來，復向叢崖密箐流了進去。光緒末年的劃界條約，便是藉着這條山溝把緬甸和中國劃分開的。山溝上架着一座西式鐵橋，耀眼地標出了二十世紀的文明風姿。而在山溝旁邊，則伏着一間矮小的野人茅棚，一切原始時代的陰影，却還依舊遺留着哩。

在橋上憑欄觀眺，南面蜿蜒着平整的山道，上鋪白皚皚的細石，顯出了雨後的淨潔。路邊排立着灰青色的鉛柱，電綫的鐵絲橫於上面，伸入遠遠的樹叢，時爲山風激動，發出營營的聲音。想來走進南歐那些山中，現在旅人眼前的景色，大約也不外是這樣的吧？同時回頭來望望北面呢，山路既是崎嶇的，復又積着雨後的泥濘，無論由誰看來，都難免不起着行路難那樣的感嘆了。接到中國城市去的電綫，雖也不缺。但電綫柱子却是粗大的竹竿作成，頗現寒儉的樣子。好在那時我對中國已沒多大的熱望，所以在兩兩相形之下，應生的感懷，確是一點也不會起過。只像一個道地的流浪人似的，欣欣然踏入新鮮的境地。

那年我到這兒的時候，正是微雨之後的正午，天突然晴明了，四週披滿綠衣的山峯，都呈着浴後一般的清新。空氣裏到處浮蕩着野草嫩枝的香味。溪水響着潺潺的聲音，流到遠處，便化入萬山靜寂的懷裏。當時在橋側小茅棚中，吃了一頓野人所做的飲食，至今回想起來，尙覺怪有趣味的。起初看見這座唯一的小茅棚，不管牠是怎樣的卑陋，總覺得在這舉目都是山峯綠樹的環境裏面，無論如何都要減去旅人許多孤寂之感的。但後來低頭鑽進去，發現主人是那麽樣兒的時候，心便禁不住跳動起來，彷彿走進了賣人肉包子的黑店一般。因爲主人的腰上懸着一把齊頭的長刀（佩刀是野人的風俗，每個成年男子都必須帶的。他們即使在當兵的時候，於荷槍之外，都不離這把祖

傳的長刀）臉兒又天然帶着不馴之氣。兩片嘴唇，由於常嚼檳榔的原故，露出彷彿剛才生啖過人血的光景。頭上纏着的黑布帕子，餘剩一節，筆直地豎在髮上，活畫出綠林好漢那樣的風度。在這樣一個主人的招待之下吃飯，而又在寂寥的萬山叢中，誰還能夠忘記呢？那一次吃的菜，除了一竹筒有着淡黃菜葉的湯外，便是一小包樹葉包着的油炸知了（即蟬子）。起先我還不敢下箸（說是下箸罷了，其實是用手抓來吃的，因為根本就沒有筷子），經同行的旅伴解說一通，才抓在嘴裏嘗嘗，覺得那是異樣的脆香，非常可口哩。吃的時候，沒有桌子，沒有凳子，只是像叫化子似的，蹲在地上罷了。這麼地吃了一餐，便登上西式的橋頭，向北揮一揮手，就同中國告別了，心下沒有湧出一

點兒惜別的情緒。

過橋去，不遠的地方，在大路旁邊，伸展着另一條小小的鳥道，這是通到近處軍營地方去的。那裏住得有印度的陸軍，防守着緬甸的邊疆。

野人山道中

由土司地方千崖壩的巒綫街到緬甸八募平原的小田壩，其間一共三天的路程，都是在野人山中。就山的名字看來，的確有些嚇人，似乎旅行到那裏去，是多少含着些冒險性質的，然而當我在山中走着的時候，恐懼的心情，却並沒有怎樣起過，這並不是我的膽子大，也不是在旅途上先明白了一點兒山中的情形。實際上，可以說是沿途的山景太美好了，竟將我的好奇心，統統吸引住，來不及想到其他可怕的事情。——那時是在一九二七年的春天。

山帶着雜亂的羣峯，橫躺在滇緬界間，氣候和印度半島的全然一樣，長年都是很熱的。五月到十月，整天落着雨，十月到次年的四月，終日出着太陽。我經過時，恰是乾季，豐盛的樹木，和強烈的陽光，正裝扮出一條又光明又翠綠的紆迴山道。纏在大樹身上的藤子。修長地墜了下來，用牠那柔嫩的葉尖，或是小花朵的瓣子，愛撫着旅人的頭髮。不知名的草木的清香，隨着輕微的山風，替人慇懃地掃着夾在峯間的長路。從樹疎處，遠望去，遙峯擁着黛色的樹層，在淡藍的天幕上，繪着各樣娟秀的姿影：近處則偶然可以看見一兩隻敞開花衣的孔雀，從絕綠的葉海裏浮了出來，又很迅速地沉落下去。山路是沿着南下的檳榔江的，但因崗巒起伏的原故，有時雖是看得見在峽中

噴着白沫的江水，看得見在水中浴着的野象，却也有時隔得遠遠的，連怒吼着的聲音，亦竟至聽不見一些兒了。在中國領地內的一節路，顯得荒涼些，野花會暗自抓人的禪腳，然而走了半天，到了古爾卡之後，却就完全大大改變，雖是仍舊彎曲，但弄得很平坦，緩行的汽車，我相信是可以通過的。倘若細察路旁的草中，啤酒瓶的軟木塞，香烟的頭子，大約是可以發現得出的。這即是說二十世紀文明的風已在此地吹着了。

整天走着，望不見一所烟火人家，但有時，却可以聽見鈴聲遠遠地搖曳過來，等到峯折路轉的時候，馱着洋綫子洋油之類的馬隊，便汗流氣喘地一匹匹現出，又帶着鈴聲響到遠山去。這時就會使獨個兒

走着的旅人，感到空山的寂寞和旅味的淒涼了。

走到黃昏時候，渴想遇着任何人了，便會在比山路稍爲低下一點兒的小山谷中，瞧見幾所雜着芭蕉芒果的灰色草屋頂，而那勾人飢餓的鮮藍炊烟，也在入夜的迷濛天色中縷縷地升了起來，或是隨着急性的晚風，盤在屋上打旋子。

「呵，可好了！」

我想，不論誰到這裏大概都要這麼歡快地叫一聲吧。走到竹籬笆的門前，也許你會碰見一兩個野人的，那腰上掛着的長刀，那嚼着檳榔的血紅嘴唇，那帶着野性不馴的眸子，準會使你大吃一驚。然而，你馬上就不心跳了；因爲像你一樣面孔的主人，已經立在邊沿不大齊

整的茅簷下面，對你打着招呼，現出微笑。如果主人更懂事一點，就會說：『他們是下山來賣柴的。』那便使你更加甯靜，而且高興地掉轉身去細看：野人正現着短衣包帕的矮健姿影，慢慢爬上山坡，沒入夜影森森的林莽裏去。

在木盆子裏洗足時，會有從瓦城或是猛硯回到雲南去的客人，站在旁邊，同你搭白，開口老鄉閉口老鄉地問你米賣多少錢一斗，今年收成還好麼一類的話，同時他的一隻手，玩弄着吊在他那皮褲腰帶上的許多鑰匙和口哨子，彷彿在有意無意地表示他的富有。如果他同你還談得上的話，這樣的囑咐，也會有的。

『怎麼？你還帶着長衣來穿麼？人家會笑話你的……』

你由不得再看他一下：上面西裝白汗衣，下面中國式的大腳統褲子。好漂亮的裝束呵！

望到屋後的馬場：漢人馱洋貨的馬，擺夷人馱米的黃牛，都在那裏息夜了，從竹窗外送進搖動尾巴和嚼乾草的聲音，好像夏夜的小雨洒在秧苗上那麼似地輕響着。管牛和遛馬的人，在空地上生起野火，開始煮着晚餐了。夜幕緩緩降着，四山裏的猴子，呼喚的嗓音，也在漸漸低微，旁邊檳榔江的江濤，却開始宏大起來。

夜飯後，擺夷人拖長聲音唱着，山谷和茅屋便在悲涼婉轉的歌調中徐徐地睡去。半夜之際，有人動身走路了，帶着手電筒，一股雪白的光芒，移向山坡去。——這是私烟販子趕夜路躲開偵緝人員的。

次日一早醒來，猴子在峯上歡叫着，一望的綠葉上，都浮閃着晴美的陽光。山中真好睡呵，你一面揉着眼睛，就會這樣想着的。像這樣的店家，在這野人山中，共有兩處，一叫芭蕉塞，一叫茅草地，如今還使我深深懷念着。尤其是我在那裏做過五個月苦工的茅草地，我永遠不會忘記牠的。

在茅草地

一

當我在南國天野裏漂泊的時候，沒飯吃，便做工；得了流汗換來的工錢，就又向一個充滿新鮮情調的陌生地方走去。這，看起來倒是一件有味的容易事，然而，實際經驗着才並不全和腦裏所起的美好的幻象相符。不過仍然有味，但這味，須要另一種心情來領略的了。

到緬甸北部靠伊拉瓦底江的大商埠八募，又沒錢吃飯了，自然就

得仍舊使用隨身帶着的法寶——做工。然而，誰要我呢？至於做什麼，在我倒全不成問題，文的方面如寫字，武的方面如挖土，都來過，人，通是陌生的，不理我，兩天全找不着一個要我流汗的主顧，於是，我彷徨了。然而，並不怎樣恐慌，因為在中國西南部的好幾個大城市裏，都曾經餓過整天整天的肚皮，這時，資格已老，再來一次，滿不在乎。可是，這心情總不能支持多久，所以，偶然也着急明天怎樣生下去的事，全不是沒有。

因此我的臉色，我的眼光，那會對飢餓有過經驗的人，是全看得出的。於是同我一塊兒住在漢人街苦力店的一位苦力，便用好心腸，把他從我臉上眼裏發現的苦楚，向店裏以及隔壁小茶店裏那些穿草鞋

的人盡力宣傳了，起初我心裏很感謝他。後來竟有點討厭，因為他太把我形容得可憐，雖然別人並不會說：『可羞哪，你這餓肚皮的年青人。』可是總覺得在人羣中已暴露了——我是這麼一個乏力生存的弱者，禁不住過份難受。無論什麼辛酸，什麼苦痛，素來是一併吞在肚裏，向人示弱可不能。

然而，這好心腸的苦力，畢竟是可感謝的。店裏一位終日吸鴉片睡懶覺的苦力模樣的漢子（後來才知道他是由苦力改行偷賣鴉片的）竟聽了他的宣傳，對我起了相當的同情，而且熱心地替我找事做。這一夜我回去的時候，漢子睡在昏黃的烟燈側邊，便叫我進去坐着，帶着一種安慰病人的好聲音，悠悠地安慰我——他說：

「看來你還是讀過書的，你可以到那家店裏去教幾個小孩子。能吃苦，更好，他們開店的，要你早晚招呼客人，這，輕便呵，並不是叫你跑路抬人！」

他隨即把店主的姓名也告訴了我；那地方叫茅草地（註），恰在兩天不見人烟的山路中，說是如果不吃烟，一定會積起錢的。不用說我衷心地謝謝這個好人了。

二

帶我到落山客店裏去上工的，並不是這好人，他，正被未曾銷脫

（註）茅草地在野人山中，距八寨二天路程，距中國地界約一天半。

的貨牽住了。而那位會把我形容得過份可憐的苦力，恰好要抬客經過那店子，就自告奮勇，做我的引荐，於是，我就很愉快地由八募起身了，沿着橄欖江而行，一路不時吹着得意的口哨。

到時讓我像客人一樣地先到那店裏住下，他們這批抬客的苦力，却在另一家對門的客店下宿，問原因，他們笑笑，然而，不關我的事，懶究得。

我照着一個客人的規矩在店裏吃了一頓極愜意的晚飯。引荐的人尙未來，我也不好向主人自表來意。就一個人往屋外學紳士模樣的散步，山風搖曳在明月照徹的空地上，我的心，全洋溢着清爽和光明了。

不久，那引荐我的苦力找着我，不平地揮着拳頭，吐出些憤激的話，於是我愉快的心竟陡然墜到無底的空虛裏去了，這原來是那店主根本就不請一個教他孩子的人。

怎麼辦呢？這只得仍然像一般客人似地睡去，然而，我的天，那裏睡得着。八募那裏的息店錢（這店供宿不供食），既欠着，這兒又新增了一筆賬，前後都是一天不見人烟，除了這幾家寥落可數的店子，去找鬼！大都市中，可活之道總多，誰叫你輕信一個陌生人的甜言，被騙到了這麼一條絕路，倒楣乃是活該。於是，我在被窩裏詛咒那個好人了。

第二天早上，那自告奮勇引荐我的苦力和着他的夥伴，把夜來留

宿的客人，全抬到朝霧瀰濛的羣山裏面去了，剩下的，就祇是一個活該倒楣的我。我，沒奈何，便老着面皮住下去。以後要發生些什麼事，不敢想像。照例取出破書來，斜依窗子立着看。讓苦悶的時光悄悄流過去。

這一天的午飯和晚飯，一直是老着面孔去吃的，感謝得很，全沒有發生一件意料中的可怕的事情，然而，心的不安，夠我受了。有時，我很氣，簡直想開口罵人，可是那該罵的，却並在不身邊。

像這樣需要老着面孔去過的生活，倒不如餓飯好，然而也畢竟拖了兩天。

店主人要向我發作的話，終於說出口了，可是話却出乎意料之外

地和善，他說：

「我沒錢，哪能請一個教書的呢？從前只是向人說說吧了，並不是一定要的。這店裏的事，目下又都有人做，真沒法哩。」灰青色臉上的眉頭，皺得緊緊的，好像替進退兩難的我擔憂，然而，望着那流氓式的眼裏，透出一點近於諷刺的光芒，我就把一時委屈的怒氣，當他面罵那介紹我的人。他打量了我的小包袱和枕邊丟的一本破書之後，忽有靈機轉動似的，臉上做出微笑說：

「來了沒法，也莫怪他了。好，距這兒不遠的深山裏，有座洋學堂，聽說要請個教漢文的老師，你去包成功的。」

「對呀，那裏請多久也沒找着人哩！」赤足着木拖鞋的老板娘也

來打總成，後面尾來兩個孩子，一個是十二三歲的男孩，驚奇地看我，又望我的書，一個是八九歲的女孩，拉着她媽的手，短髮覆額的小面孔有點羞，大概這就是我在八慕夢做先生時的學生了。他們叫我明天一早去，爬半日的山，準到了，說得來真像有幸運在那兒等我，還有什麼法子呢？我得去碰一碰哪。照上流社會的客氣，就趁夜裏搖晃的油燈下面，寫了一封與洋學堂校長的英文自荐書，字錯了一圈一點，也得另行謄清，從沒有用過的小心，也恭而敬之使出來了。唯獨校名人名，他們很模糊，只得保留着空白，到的時候再填上不遲。

這一夜，竟沒有夢，睡得很安好。

三

次日早上由他們的說明，就帶着一封不知給誰的信，踏着坡上的
繁迂小徑，穿入霧的山林，向疑着是否有無的陌生地方去了。

衣袋裏照例塞着鋼筆墨水瓶雜記簿這一類的小朋友，他們會隨我
在許多荒涼的山野裏作過東西南北的漂泊，會同我在小客店的油燈下
度過不少寂寞的晚間。這一天爲要填信上的空白起見，似更少不了他
們，而且走倦了，得坐在山坡林下，把腦裏飄忽而來飄忽而去的情
緒，在膝上隨意抒寫，多夠愜意呵。

一個追求希望的人，儘管敏感着那希望很渺茫，然而，他心裏總

洋溢着滿有生氣的歡喜，雖也慮着成功還在不可知之列，但至少不會有絕望和灰心那樣境地的闐然自傷。因此，這山裏的峯巒，溪澗，林裏漏出的藍色天光，葉上顫動着的金色朝陽，自然就在我的心上組織成怡悅的詩意了。

好希望，駝着我跑，翻幾個坡，也滿容易，正午，果然在一座山嶺上發現炊烟縷縷的山村人家了。似覺夢想的豐穫，已收穫了一半。

然而徐徐走進這山村，却給我一個有味的驚奇，差不多把來時的希冀，暫時忘掉了。人家自然全是茅屋，但前後的屋簷，都拖到地面，應開的門，就移在側頭。門前懸掛水牛頭顱的骨酪一二塊，黑而彎曲的角仍然留在上面，不知是用來避邪，還是作門面的裝飾。間或

屋外樹下有赤足的女人席地坐着，把一條條的棉花用手搓成線，幫助她的工具，既沒有紡車，只一根尺來長末端帶鐵餅的細竹條而已，她們的裝飾顯然着裙不着褲，而裙又極短，膝以下全露出，纏着黑漆細藤數十圈。頭上包黑布，竟有尺多高，有點使人想到城隍廟中的地方鬼。每走過一二家茅屋的門前，就有這樣的女子停着，詫異地望望我。我想起來此行的目的了，遇着一個男子就問學校所在的地方。誰知他全不懂，回答的話，我也莫名其妙，這真是走到怪地方遇到怪人了。他短衣着褲，像一個漢人，嘴唇紅得可怕，如同剛才吮過生血，頭上包的黑帕，餘剩一短節，從耳邊斜翹在頭上，看起來很威風。然而，他却和善，竟會意地把我引到一座木建樓房的門前，這地方是在

斜坡的那面，正是我要找尋的洋學堂了。天主教堂和小學校的英文招牌都掛在一塊兒。由門口就可以望見樓上樓下有桌椅成列的講堂，靜悄悄沒個人。我便走了進去，一個白衣的洋修女，推開辦公室的門出來，我使用英文簡單地說明來意。她從頭到足的端詳我，一面說『今天是禮拜哩』。及到聽完，便答道：

『是的，要一個教員，但要懂得加青（註）話哩，這裏的學生沒一個「支那」人。』

昨夜費心膽好的信，所用的精力都等於零了。要不是這女人在面

（註）加青族即野人，滇人則稱爲山頭，加青係緬語，英人譯爲 Kachin 野人山則爲

Kachin Mountain。

前，真想抽出信來撕個粉碎。

「傻子，你又上當了！」暗暗地罵我自己。

四

這法蘭西的修女將有四十歲的光景，做一副母親那般慈祥的臉，叫我到廚房的廊下去喝茶，吃麵包，這因為我隨口應她說是住在山那面谷底的村子，就忽然這樣地加以款待。她十分高興地說：

「叫你的姐姐妹妹來這裏聽聽福音哪！」

「呃呃。」

我由嚼着乾麵包的嘴裏，發出含糊的不置可否的聲音。

她以為我真的有姐姐妹妹，真的同意她的邀請了，便做模倣樣地說：

「願上帝祝福她們呵！」

又去取兩個麵包出來。

動身時，她叫一個加青的修女，拿一塊銀角子形式的東西，用線繫在我頸邊的衣紐上。並吩咐以後常常來，總要早一點，才趕得上做禮拜的。

我說一聲謝謝就去了。

下山的路上我自嘲地想着，今天沾了你的姐姐妹妹的光了。明天你這漂泊者又怎樣活下去呢？把胸前挂的銀角子取下來看，一個莊嚴

面孔的女像現在上面，大約就是所謂聖母瑪麗亞吧……不知值得幾文錢？……總能換一些吃的東西哩……。

我除了疲倦，心是空空洞洞的了。足軟，山路已不像來時走着那般的上勁。

在路邊堆積的落葉上坐着息氣，照例取出衣袋中的小朋友來，在他們的身上發洩我胸中的鬱悶。

每寫起一條目前繼續活在人世的設計，就跳出一個搗亂小鬼似地難題，阻塞着出路。

我寫，我要在這一帶山林中做一個樵夫，砍柴到山下去買，下雨也不躲懶，積着錢，又可以走了，而且要走得遠遠的。後面更加以想

像結局美滿的描畫。但馬上想着沒有那重要的傢伙——斧頭，於是不留情，把寫起的一筆鉤消了。

我又寫着在這山裏做獵人追逐野獸的快樂，同樣，又被沒獵槍的感覺塗抹了。

.....

歸來可以望見山下人家時，我簡直沒有下坡的勇氣了。就坐在路邊的石上，茫然望着遠山的落日。這兒沒有成羣歸巢的暮鴉，沒有喧聲噪林的畫眉，祇有蒼茫的黃昏景色，悄悄地潛來，展在林梢，佈滿幽谷，漸漸把週遭捲入無涯的深藍。我憶着這時從小窗裏透出燈火的故鄉的家，燈下共語的每一個熟悉的容顏了。

露在林中裝點珍珠，螢在草地上散悶逍遙，我繼續回味着另一個
星空下的往事。

欠圓的月遲遲地出來了，樹影錯綜地繪在下坡的路上。我終於踏
着散碎的日光不自主地歸去。

店主和他的妻兒，只在燈下爭看着我帶回去的猶太女子，我臉上的
狼狽氣色呢，却沒有引起誰的片刻留心；然而也無須向誰低訴出我
這一天的遭遇。

五

夜來不會好睡，次晨竟昏昏入夢。

從夢裏拍醒我的，是早起的披着衣的店主。他說：

「肯幫我做活嗎？今天就動手。」

「什麼！……做活？」我被歡喜衝擊着胸腔，簡直呼吸停止了。

於是依照他的命令，把每一間屋裏地上點綴的口痰鼻涕，瓜子殼香烟屑，掃除乾淨。夜來客人蓋的被窩收去折好，放在一定的地方。侍候客人洗臉吃飯，叫一聲，應一聲，慇懃地奔跑。

客去後，又降下一道聖旨，着去店後的馬場上，打掃馬屎馬尿和濺污了的稻草，掃成一堆一堆的，然後用竹箕挑到遠處去拋掉，這倒使我通身流汗了。店子是在滇緬通商的大道上，每天總有幾十匹駝洋貨的馬進來投宿，因此，做店夥的貴幹，不僅是招呼來客了。

等我把膝以下全弄污的足幹洗淨了時，屋上該浮着一縷藍烟的正午又到了。女主人便吩咐快到不遠的江邊，挑每天缸裏這時應添的水，馬上兩個洋油桶改做的裝水傢伙，就在我的一前一後搖蕩，從江邊到廚房，一路濺着水珠挑回來了。

吃了午飯，沒事做，祇等晚間的來客了。

原來在店裏的一位夥計，聽說因脾氣不好，就在我上山的昨天被辭退了，但據我幾天的接觸看來，這人只是個動作有點笨拙的老實人而已。我明白了這是誰把他扔下深淵，含悲的心情想表示歉意，然而他已去遠。

流汗的工作穩定了，聰明的店主就玩出他的花樣：第四天的午

後，簷下土塔上擺了一張矮小的方桌，兩個小孩之外，又添了一個十五六歲的女子，圍着坐，各據一方，像三缺一等人接麻雀，不同的只是每人面前放的是書。店主及其妻都堆着一臉的歡笑，用甜蜜腔調敦請我去做下午的先生，晚間客人到時才下課。

這邊兩張笑臉向我討好，那邊六隻小眼睛向我祈求，我軟化了。如同受鞭後的奴隸，委屈地含淚服從。

從此就把職兼下去了，他們在我上工的那一天，都從我的姓下加了大哥兩字呼叫，然而到這時我像是昇官似地突改了頭銜，大家用另一種口吻稱爲先生了。可是以後每次當客人投宿時，店主就拿出大老板的氣概，仍遵舊章叱責似地喊：「×大哥，打洗臉水來，快點

哪。』但女主人和她的兒女，則把新加的頭銜，無論在甚麼人前俱一致照常使用，如在替客人擺飯的時候，廚房送來的聲音，總是『先生，來拿碗筷呀！』

不幾天，在八慕販私煙的那個漢子來了，第一句就問荐的人還好麼，店主微笑不答，祇是請他吸煙，他又高興的向我說你得請我喝酒哩。晚上趁他要睡時。我把初來時的經過告訴他，他就生氣地小聲罵，連別個苦力不抬客人到這店裏的原因也說給我聽了。

然而，就在這位店主的統治下面，竟由春末兼職到秋深，才又漂泊到印度洋邊一個繁華的都市去了。

野人之家

秋天一早上，同着兩個山谷中長大的孩子，登上山頂，去訪野人之家。

野人都是高興住在山頂上那些清涼的地方的。山脚下的谷或是狹小的原野，因為有着多量的濕熱和瘴氣，便讓給另外的民族住着。

雲南人叫他們做山頭，原不是沒有意義的。

房屋很矮小，茅簷的兩翼，垂在地上，遊牧民族所住的帳篷那樣的形勢，在這兒却還遺留着。門口掛着水牛頭的骨骼，有的一個，有

的三四個，據說是用來避邪的。

走進了這種掛着水牛頭顱的門，便是一個熟識的野人家中，像客人一般地坐在地板上了。所謂地板，只是一根一根的茅竹鋪成的。下面時時起着雞羣拍翅以及小豬嚎叫的聲音；一種牲畜的難聞氣味，亦常從竹子縫隙處透了上來。主人的年紀很老了，却還健康，因為常到山下賣柴便漸次和我們成了相識的。他手抖抖地把一個細刻花紋的銀盒子，放在我的面前，叫我嚐一點放在裏面的檳榔和石灰。我不會嚼檳榔，只是把銀盒子取來觀玩，因為在這樣粗陋的茅屋中，而有這樣精緻的東西，是不能不使人感到詫異的。老人大約也很寶貴這個東西吧，話一開始，便對我很有興味地講起牠的來歷了。野人話，我

只懂得一點，經他比着手勢，和兩個孩子的翻譯，才知道這銀盒子是一個白人送給他的。因他在年青的時候，終日跟着山寨的頭目，做着服侍的事情。當時會有白人來山遊玩，送頭目好些東西，因此他也得了一份，便是現在視為寶物的銀盒子。後來翻看滇緬劃界條文，見這個叫做『戶董』的野人山的，在清末都還是屬於中國的。以老人的年齡看來，可知此地在未劃入緬甸以前，白人就和他們很親密地往還着了。

屋裏光線很暗淡，久坐一陣，才望見一隻角落裏還掛有像片。一張是青年軍人的雄姿，背有來福槍之外，腰間還掛有一把長刀。據老人說這是他的大兒子，現駐在很遠的地方，細查上面寫的英文，始明

白那是從米索波大米亞王國寄回來的。另一張也是一個青年的攝影，只是眉宇缺少了英爽之氣，而且也沒有了武裝，老人說這是跟隨洋官的二兒子，大約便是西崽之類吧。

山寨裏有木造的二層洋房，學校教堂和郵局通通設在裏面。在廊下，門間，窗口，修女的白大帽，和胖臉教士的絡腮長鬚，常是一閃閃地出現。孩子們高聲誦讀或是唱歌的聲音，則從籬落間流溢出來。不知怎的，一出門了老人之家，看見了這個學校，便覺得未來的 *not dier* 和 *Servant* 是正在大量地製造着哩。

下山時，老人送我們幾個龐大的牛肚子果，在路上吃了半個，其餘的因為越拿越重，便投在深谷裏了。

從八募到曼德禮

一九二七年九月廿五的那一天，我還在八募，微明的早上醒來，屋上秋雨淋漓，便起了懶走的意思，依然輕輕地睡着，模糊地想起昨夜獨坐在江邊，一家冷寂的咖啡館裏，依在窗上，睇視那月色濛濛的浩淼江水，喝着一滴一滴的牛奶茶，當作醺醺地在傾飲葡萄酒，店的對面住一家緬甸人，樓窗懸着紅幔，在黑森森的椰樹影裏，投射出絳色的電光，織成一幅玫瑰般的彩緞，裏面有人拉着胡琴，和着悠曼婉轉的歌聲，我是次殖民地的漂泊者，當此一個人零落在天涯，誰能堪

這『商女不知亡國恨』的情調，雖然我也曾鼓勵起乘風破萬里浪的壯懷，拿出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傲岸神氣，却總不知不覺地——不知不覺地愴然涕下，那時候我就決然毅然要離開這使人愁恨的八募了，回憶至此，心裏重又激起昨夜惆悵的餘情，便再也不能安然地輕輕躺着了，同居的人。都起來出門去了，左右隔壁的鄰家，一片騷然。足踏聲，開門聲，野蠻人的音樂一樣雜響在一起，催着我迅速地翻身起來。下樓一望，伊拉瓦底江上，烟雨瀾茫，皎潔秀麗的容光，已籠着輕紗也似地面幕，彷彿一個少女羞羞怯怯地，在清冷的早上，現出春眠微醒的樣兒，隔岸淺淺的一痕淡淡山影，早給那白雲捲藏了，天空呢，正低張着一付闌愁面容，好像車兒也載不盡，斗兒也量不盡的淚

珠，還沒有滴落下來，這顯然是不便於旅行，我却一點也不能再遲延，留住半句鐘了，便攜着行李，濺踏着馬路上黑污的泥水，跑着覓船，趁着秋漲的江水，乘風南下。

踏上那行將開駛的船上，尋不着賣票的地方，便茫然地在人叢中立着，一個油肥肉滿的緬人，挺起他商人式的肚皮，拿把剪子，向我要「奶媽」，我就給錢與他，他便順手指着一處道：

「和馬洗得，」（那裏有）

以我幾日道聽途說學來的緬語，還懂得這句的意思，便買得了船票，給那查票的緬人，剪了一個半月形的小缺，隨後就跟着衆人，走上樓去，樓上坐滿了的人，盡都是緬甸人，印度人，擺夷，山頭（即

野人)，我便尋着一個坐位，挨着包有紅帕子的山頭。他們在高興地講話，續續地吐出生硬莽壯的語音，距我不遠睡着一個戴有桶形帽子的印度人，剃得光光的鬍子臉腮，閉着眼正朝着我，使我憶起了迭更司的塊肉餘生裏面，描寫大衛的後父，剃光了滿臉的鬍髭，來會他年青母親的情節了，汽笛叫了，船就在向下流開駛，外面還是細雨飄飄的輕灑下來，岸上只有忽忽轉去的馬車，沒有甚麼人在那裏舞動他的手巾，我想在衆人的眼中，怕製不成『離愁』的空氣，因為他們略一回首，便坦然地笑語的笑語，密談的密談，彷彿沒有『別』這麼一回事，至於我呢，八募非我故鄉，自然說不上惜別。又沒有半個情人送行，更說不上依戀，我只輕鬆地笑微微地，瞥視着那兩岸上烟雨中伏

着的田野，點綴着的茅屋人家，亭亭立着的椰樹！……

沿江的小埠，船都要停留片刻，好讓旅客們上的上，下的下，船靠岸，便有許多穿紅紅綠綠衣裙的女人和小孩，頂着食物水果，跑來叫賣，或是爭叫着接那登岸旅客的行李貨物，到了瑞姑 (Shwegu) 一節，兩岸峭立着險峻的山巖，橫抹着浮動的白霧，雨却沒有滴落，坐倦睡疲的人們，都立起來依在鐵欄邊上，仰着頭顧盼青翠的山景，一會兒，便瞧着江邊的水上浮着一隻野象，鼻子立沖沖地直豎着，背上站個小象，鼻子俯伸着，好像正在吸水，一瞥，就離遠了。轉眼便小了下去，一會就消失，遂望不見了。

午後，太陽出來了，斜在西岸，投進短短的一片陽光，展在船面

上，人們已登岸大半了，只有稀稀疏疏的旅客，東倒西歪的躺着，大家臉上都抹有一層薄薄的倦意，大概是被軋軋的輪聲激震着不能入睡的光景，僅有幾個略有精神的人，還引起我的注意，一個距烟窗不遠的印度人，真是偉丈夫。所有的旅客，都不及他高大，他是背着我坐着，頭上包着大堆白帕，中間露出短短的一節紅布，背上交叉勒着長帕子，彷彿一員大將，偶一回頭，我看着他那炭團的臉，圓大的深眼，忽然覺得他好像是能使丈八長矛的燕人張翼德一樣，他常常側頭凝視一個雲南人的小孩，那孩子正在光滑的船板上，一拋一丟的玩着一個大大的梨子。小孩的母親坐在睡着的男子側邊，（他們是不久才從小埠上船的，）提心吊胆地護視着小孩，宛如怕那孩子會從鐵欄闌

着的船邊，要撲通地滾下去一般，有一次，小孩的梨子，一滾就滾到張翼德的足邊，他那注視小孩的眼睛，益發睜大了，小孩笑迷迷的跟着滾的梨子跑，一抬頭就望見這黑炭團，嚇得梨子也不要了，連忙轉身就跑回母親的身邊，頭急急地塞在母親懷裏，又一面掉轉來瞧，那黑炭團便哈哈地笑起來了。這時他的樣子，活像劇台上的張三爺，沒有好久的時候，小孩子便在他母親的懷裏睡着了，那黑炭團呢，昂然地立在鐵欄邊，很有精神，好像正要同敵人相搏戰一樣。

大約下午五點半鐘的時候，船便到 Katha 了。所有的旅客都紛紛的登岸，有許多的緬人及中國人，爭着來替人搬運行李，我便感覺着弱小民族的勞動同胞的悲哀，上岸時，便有緬人來查我的行李，並

盤問我從那裏來，到那裏去，幸喜道聽途說得來的緬語，勉強應付了難關，岸上已經列着一排火車，我隨着別人買了去曼德禮的車票，急急忙忙地登上三等車，那着桶形帽子的印度人，恰好已先上了車。便向我點首。我把我的行李放在與他的一堆，我那時很餓了，又跳下車去，買點食物，剛纔買得兩塊小麵包，汽笛便鳴了，又急急忙忙跑去。一跑便把木拖鞋的橡皮跌脫了，我便棄了鞋子，赤足跳上車去，轉瞬，即西向馳去，Katha 市場的狀況若何？無從望見。沿途夜幕便漸漸地沉落下來了。

149

約七點半鐘時，抵 Daba。燈火輝煌的屋子，擠擠的候車賣物的人，立刻呈獻在眼簾前，車停，即有男人兒童及婦人，跑來替旅客搬

運行李，他們並不用手提或肩擱，都是用腦殼頂着，很引起我喜歡研究這種勞動的原因，登上火車時，車上的電燈未燃，裏面漆黑，同行的印度人擦一根火柴，始覓得妥處，坐候許久，密支那的車纔自遠而至，車頭兩股電光，在夜的平原上展視着，彷彿巨蟒在探尋食物一般，車到了，由密支那來的客人，蜂擁登我坐的這一系列車，少刻，車即開行，夜黑無月，只有稀疏的星光在夜幕上閃耀，路旁的森林，隱隱約約的可以望見，無際的平原。時常展現出來，那個戴橘形帽子的印度人，已就長椅上，鋪了氈子呼呼的睡着，我依舊坐在窗邊，流覽瞬息即逝的模糊景色，久亦感着疲倦，車又極其抖動，受其搔簸，宛如慈母撫拍嬰孩一般，不知不覺地就睡在椅上，昏昏入夢了。

沿路小車站很多，車過即停站片刻，我便彷彿受驚一樣地醒來，車行，又漸漸入睡，如是的睡了又醒，醒了又睡，直至半夜，我纔鼓起精神，不再睡了，因為旅客上車下車的漸漸加多，怕打失了物件，故正襟危坐着，天亮時，窗外無垠的平原，四面沒有山影，一若已回到了故鄉一般，所不同的，便是矮叢豐草，滿目彌望，與椰樹下麇集着四足襯託的茅屋，耕出的田疇。那時正在栽秧子，秧苗的行列，栽的很密，與雲南的栽法相差不多。我看平原中的溝渠很少，有些低窄的地方，便匯着雨水，不便開墾，並已耕的田野，也因此不能疎通積水。於農作物妨害不淺。久坐車中，又不能看書，便思治此平原的方法，約得三項：（一）組織大農業公司，購墾土耕田的機器，（二）焚燒

蕪草矮叢，砍去平原中的森林，（三）多開河道，以作放水儲水之用。

在車中的婦女，有些鈕子是縫在左邊，頗增起我好奇的趣味，並且婦女在社交上的自由。也使我生極大的注意。我望見一個青年的女人，頭枕在男子的大腿上，沉沉入夢，別的女人，也同男子擠着坐在一堆，自然的談笑，不久，我坐的位子，側邊也來個女人擠着，她坐着旁若無人的神氣，使我佩服。到了一車站，旅客下去了些，她就趁勢睡着，頭部抵着我。反令我跼促不安起來。下午四點鐘，即望見曼德禮，過江時，細雨又飄飄的灑下來了，東岸山上，白色的尖塔無數，襯着青綠矮叢的背境，非常的好看，在船上遇見一個在野人山認識的擺夷少年，纔安然到了曼德禮。

緬京雜記

一

在野蠻的地方，鄉親二字的確還有相當的作用；但在文明的城市，却並不然了。像在緬甸舊京曼德里，倘若你初去時不識街道，正在車輛交馳間，舉足彷徨之際，見一迎頭來的中國人而有所問詢的話，那末，多半是聽着這樣緬甸語的回答：

153

「南悶勒補。」

意思是不懂你的話，隨即人也扳着臉走了。大約認了鄉親，就更容易惹起另外的麻煩吧！如請臨時幫忙，託找事做。因而，鄉親二字在這裏，如同着天腐爛的水果一樣，是賣不起價錢的。

倒是一些開店子的回教印度人，略略懂點子中國話的，當你從他店鋪門前經過時，反而會學着雲南人的嘴巴，很親切地招呼道：

「老鄉，進來看看，買不買，不準賤的。」

把這兩兩相較，人和人之間是可以意味出另外的東西來的。

二

緬甸，這椰子榴槿的國度，在旅途中，我是意味着牠有多量的浪

漫氣息的；但一到曼德里，在伊拉瓦底江的輪渡上，望見東岸青山的一翼，正於細雨迷濛的景色中，送到無數白色的佛塔，和第二天早上，披衣樓頭，看見黃衣托鉢的僧人，在晨光泛濫的街頭，一隊隊地現了出來時，却又給人以嚴肅之感了。

不過，也並不使人覺到陰森，這大約由他們不像我們中國人這樣拘泥吧。像一般和尚，既可天天吃魚吃肉，還得自由戀愛哩。因為，倘若愛上了一個年青的信女，或是施主的女兒，便可將袈裟脫了，還俗去。這在他們，是自古已然的事情，誰也不來非難的。

因此，這個國度裏的禁慾和縱慾，並不怎樣衝突的，……只要在曼德里住上兩三天，便會深深覺出這種風氣了。

三

騰越廳志載先前曼德里的情形：「周圍有磚城，六十二里，立十二門，外設木柵，禁驟馳。」我看見的時候，木柵已經沒有了，而且也並不禁止驟馳，因為已經有着發亮的兩條鐵軌，毫不客氣地伸進城門洞去了。城樓上架着大砲，著黃斜紋軍服的洋兵，鎮日在側邊防守着。

城牆的樣式，滿帶中國風，據說這是從前緬甸國王僱請中國工匠修造的。年程，看起來尙不久遠，像一般古城應具的特色：殘缺之外，且加藤蔓的點綴。那是一些也沒有的。

城外『南爲漢人街，多漢人貿易。西爲洋人街，大小共七十二街。』這是光緒十一年情形。倘如追溯到未有漢人街洋人街以前，我想那街市的狀況，一定是很有趣的吧。滇南雜誌記緬王以下『則有四大萬，次則爲萬韜，其外則有七萬。』『各萬無俸，令其做買賣，以取利爲官資。』這樣看來，做官和當老板，是成爲分不開的事情，那末，官府和商店，不是合併爲一，大約也是緊鄰着的了。

上緬甸車中

秋涼的九月，天野裏，大約正是躺着已割或未割的金色稻田吧。但在緬甸却並不然了，只要將你的視線，從車窗外斜斜地射出去，鋪着青嫩秧苗的田野，便在鐵道的兩旁，一幅一幅地展露出來。倘若再能聽見幾聲布穀鳥或是杜鵑鳥的啼叫，那不會將使我們這一類的異國旅人，活生生地感到了故鄉四月那樣的情景嗎？

是的呵，我的心就會經浮起過如是感興的。那時正是一九二七年的秋天，從伊拉瓦底江上游的杰沙埠，搭車到緬甸舊京曼德里去

的途中。我一面憑靠着車窗，瞧着熱帶陽光泛濫着的青綠原野，一面悄悄地唸着前人的田園詩章：

『四月清和雨乍晴，

南山當戶轉分明；

更無柳絮因風起，

唯有葵花向日傾。』

然而，車窗外的異國田園，却是沒有柳絮，也沒有葵花，只看見亭亭靜立的椰樹，像在撐起傘，遮避日光那麼似的，在遠處的廟宇旁邊，人家屋角，疎疎落落地散綴着。鄉村寺院的佛塔，則常從芒果蔭中，伸出金光燦然的臉來，詫異地凝視着噴吐煤烟馳過平野的怪物。

有着四隻高腳的農家小屋子，站在水牛或是草堆的旁邊，彷彿看見火車來了，就要舉步奔逃的樣子。

這是在四月的故鄉所不能看見的。

我的故鄉，曾經給古人譽爲『沃野千里，天富之國』的，若就水利的發達，種植的精良說來，無論如何是要超過緬甸的農業。像積着雨水的黃色水窪，與乎蓬生着荆棘林叢的地方，在成都的原野裏面，是尋也尋不出來，但在緬甸的途中，却不時總會從車窗上一瞥地望見的。

旅居騰越的時候，一般較有頭腦的青年，竟也有了這樣的意見：不論就哪一方面看，緬甸都要比雲南好些，進步些。這即是說，受外

國人的統治，只是面子難過，實際上是有利益的。看了緬甸的城市，緬甸的道路，我是不能反駁他們的，但火車將我載着穿過一天一夜的緬甸的原野後，便覺得我是振振有辭的了。因為資本主義的統治者，最大的目的，是在貨物的推銷，原料的收集。至於爲一千二百萬人口所賴以生存的農業，尙無暇加以改良和注意的。水利不修，荆棘未除，正是不足爲怪的。

憑着車窗想着這類不愉快的事情，旅行的興趣，也就全然消失了，只有暫時把一切都付之遺忘，漫不經心地吹着口哨兒，欣賞着車內車外的異國情調。

這裏可以看見左衽衣衫的女人，這裏可以看見椎髮文身的男子：

……○

然而，心裏總覺得環繞在車窗外的大地，總有一天會要冒着烟燄的。於今已有六七年了，留在心上的異國情調，許是早已消失，但冒着烟燄的事，似乎一想起，就仍舊確切地覺得，那是一定要來的呵。

旅仰散記

旅仰之日，晚間沒地方可玩耍，而又覺到很寂寞的時候，就一個人登上貨車到鄰近的縣城或鄉鎮去，約莫玩到半夜之際，便又搭車回來。——這是我的嗜好，像別人的喜歡烟喜歡酒一樣。

如此的旅行，在月夜固然是很好：睜着倦怠的眼睛，憑窗望去，田野，茅屋，椰林……都酣睡在月光下面，徐徐地移向尾後，一種甯靜的氛圍，便和掠過車窗的涼風，泥土青草的氣息，一同地襲入胸懷。然而，即使當着黑夜，也仍舊不錯，像車路旁邊遠遠近近的人

家，一瞥地現出燈火，就彷彿一些媚美的眼珠，在濃黑的髮間，暗自窺人一樣，總之，這一來，整天在事務上弄呆板了的心情，便得突然爲之鬆爽活潑了。

旅行是精神的沐浴呵！

我所常到的地方，應該說是鄰近仰光的永勝縣吧。這是像一般的小縣城一樣，緬式的木造屋宇，洋式的水泥建築，都是疎疎落落地點綴着，中間夾雜着草地和樹蔭，那風味，可以說是極其清新的，本地的男女，坐在屋前的木階上納涼，從掛着珠簾的窗間，透出燈光的綫條，便畫在他們的頭上。間或有人在寂寞地拉葫蘆琴子，奏出一種略帶感傷的音調。但當幾個人合唱着歌時，便顯得分外快樂了，剎那之

間，且可以聽見拍手調節歌曲的聲音。

在那裏有廣東人的洋貨店和飯店，雲南回教徒的麵店，印度人和福建人的茶店，獨獨沒有緬甸人開設的舖子。這並不是緬甸人不願做生意，甘心讓外族人賺錢，而是他們一向就缺少着做生意的技術和商業資本的原故。倘若說商業資本的勢力，是必然要征服農民的話，那末，中國人之所以能在南洋發財，乃是極其自然的事情。同時也就因爲只進步到商業資本這一階段，所以不論中國在南洋是如何有勢力，也僅能穩坐在『買辦』這一把交椅上面罷了。

坐在店前的露天茶桌上，一面飲啜着咖啡，吹着涼風，一面思索着這類的事情，是很有味的。

懷大金塔

在向仰光奔馳的火車上，首先看見高矗於綠蔭叢中，遠遠就對旅人露出一臉微笑的，是你的姿影呵，大金塔！在離仰光馳往印度洋的輪船上，回頭來大都市的輪廓已經消失了，却突然望見聳立藍空，彷彿依依惜別的，也是你的姿影呵，大金塔！這些我都記得，但尤令我永遠不會忘掉的，是當黃昏之際，落日掛在你的腰畔，羣鴉都從菩提蔭中噪起，散在晚紅的西空，旋成點點的黑星，飛舞在你的身邊，這時呵，遙見你那慵倦的樣子，唉，怎樣地使人起着興亡的感慨！或是

深夜散步於綠漪湖畔，望着你通身圍着燦爛的珠光，湖水裏也映着你柔和的金影，那滿透出舞女要赴夜會似的神情，又怎樣地令人感到高興！

如今你的足下，大理石鋪就的道上，那些獻花獻香的盛況，還是一如當年的麼？那些著白衣花裙的善男信女，被我叫做拜金主義者的，還是當着晴美的節日，在你下邊且歌且舞，興趣不減於往昔的麼？主張暴力革命絕食死在獄中的僧人巫威塞牙，在你身邊舉行火葬的悲壯日子，你還記得麼？喊着 *Simon go back* 的行列，通過了繁華的都市，繞到你的足下，散成頭顱的海波，作着祈禱和演講的示威日子，你還記得麼？五千印度碼頭工人的大罷工，弄到整個都市都成了

死滅的淒愁景况，而你那裏的香花，也顯出了從來未有的暗淡樣子，你還記得麼？大金塔呵，這些我都記得的，而且令我很是懷念的。

請你抬頭替我望望，那些點綴在金色稻田中的茅屋，是否還在冒出血紅的火冠，烏黑的烟柱？那些閃現於綠色森林中的棕黃面影，是否還在把畫有神和蛇的白旗，繼續地豎了起來？一別三年的大金塔呵，請你提起足尖，爲我望一望吧。

緬甸人給我的印象

由野人山脚的小田壩，直赴八募的道中，駕駛搭客汽車的緬甸人，突然停下車子，跳進路旁林中去了。做什麼呢？旅客們睜着好奇的眼睛一看，呵，原來是那位緬甸人因給林間的蟬聲打動了，在怪有興趣的找尋着嗚咽的蟬子哪。

這是我對緬甸人第一次的印象，雖是平常得很，但却使我深深地注意着，至今猶未忘去，那時是在一九二七年的春天（如果就緬甸而言，那是沒有什麼春天的，只應該說是乾季吧）。我到一個地方，總

愛研究那些異鄉人的性情的，而且喜歡把先前接觸過的人，拿來兩兩比較，覓出他們的差異來——我高興這樣做的。

我覺得緬甸人是要比中國民族年青些，孩子那樣好玩的脾氣，頗帶得濃重的。在曼德里（緬甸舊京城），在仰光，我就見過，倘如街巷之間，有幾個緬甸青年閒走着，那末，一面唱着一面拍手的娛樂事情，是並不難於碰見的。至於馳在市上的公共汽車，給乘坐的緬甸人，從窗上伸出手來拍打着，喧嘩喊叫的愉快情形，有時也會在綠蔭覆着的街邊一瞥地閃現，引起了遠方旅人的驚訝和微笑來。

我們中國人呢，可不這樣，總常常是莊重的，沉靜的。即使在最愉快的時候，像過舊曆的新年，也還是沒有怎樣的放懷縱歌，盡興玩

耍的狂態。一般人，尤其是鄉間的農民，倒反而在元旦日，弄得衣冠楚楚，變成文縐縐的了。大概今日的內地農家，門前還貼有這樣的春聯吧，——『逢人盡作衣冠客，到處皆成揖讓風。』可不是新春的很好的寫照麼？

在緬甸，我是遇着過幾天緬甸新年的日子，那愉快的日子約在陽曆四月中中的光景。你想，那些富有孩子脾氣的緬甸人玩些什麼呢？嚇，他們提着水桶，拿着水瓢，羣集在街頭巷尾，見着衣著新衫的人，不管男女，不分老幼，兜頭就給你一瓢冷水潑來，接着再而三，三而四的，直使你馬上變成一隻落水狗的慘樣子。倘如坐在電車汽車裏，水也會從窗上飛了進來。這些日子（只有三天）到處都飛舞着水

花，揚溢着嘩笑，緬甸人全樂得像瘋了一般。

回到中國來，就常常覺得週遭一切，太沉悶了，太古老了，年青的少壯的血液，總須得打上一針的。

南國的小嶼

白天，登上小坡，四周綠盈盈的海水，便爽然在望。入夜，睡在廊下，檳榔嶼的萬家燈火，就會從遠處的海上，撲面迎來。——這是印度洋中的一個小嶼，鄰近着馬來半島的。

一九三〇年的四月中旬，因事由緬甸赴星加坡，船經檳榔嶼，擬改道登陸，搭乘馬來聯邦的火車，不料竟給當地的衛生局，將我和一批印度人，扣留在這個小嶼上，消了一禮拜的毒。原因是，我們動身的地方，如孟買，曼德拉斯，加爾各達及仰光等處，通已宣布爲暑

天的疫港了。(在印度和緬甸，陽曆三月尾，各學校便開始放暑假了。)不過這只限於我們這些乘坐三等艙的，因為當我們被邀上小船划向小嶼去的時候，頭二等的旅客們，却仍是歡然地自由地登上岸去。

然而，在這一禮拜中，真算是享着從來所未有的清福吧？每天紅日的光輝，一拂去海上的朝霧時，便有人跑來把我們叫起，整隊立在樹蔭覆蓋着的沙地上，裸露出上身，由白人醫生統率三四馬來助手，一一加以查驗，彷彿軍官檢閱新兵一樣，慈祥之氣，是一點也沒有的。不過素來為社會所不重視的人們，也居然能得着如此的照顧，總算是要令人不勝感激的了。雖然，那其間還深藏着另外的因素。約到早上

九點鐘的光景，照例發給每人一份糧食，像乾魚，洋山芋，牛奶，雞蛋之類，總不缺少。而印度人呢，也許就因為是印度人的原故吧，且特別可以得着牛肉或雞子。

我們是住在軍營式 (Camp) 的屋裏，牆壁自腰以上，全是空的，真是海上的清風，山間的明月，都可以自由地來拜訪我們。晝長無事，便爬在牆壁上坐着，閒眺波上搖曳的片片風帆，嘴裏却悠悠地吹着口哨。晚上睡在光滑的水門汀上面，靜聽着南印度人的歌聲，便怡然飄入夢中。屋外的空地，一半是水泥敷設的，可以早晚散步，可以晾晒衣裳。另一半却面以泥沙，上遮綠蔭，我們一天兩次，就在樹下，生起野火，烹調食物。

在許多印度人中，除我是個異國漂泊者之外，還有一家不丹人，他們小家庭間的憂鬱氣氛，常常引起我的注意。男子是短小而茁壯的，腰上掛着一把長長的彎刀。頭剃得光光，只在後頂留一撮毛，看起來倒彷彿小孩似的，這原是宗教的標記，印度的一般教徒，都少不了這點花樣的，想來不丹人的文化，是大量地受着印度的影響吧？他好像時常都在發氣，兩個破衣污穢的孩子，終日呆呆地坐在媽媽身邊，似乎是嚇得動也不敢動地。母親則咕嘟着嘴，靜靜地補着破衣，我一望見他們，便覺得宛如到了喜馬拉雅山上，對着陰愁的天色和長年不化的雪一樣，明媚的光輝的南國，於他們也彷彿全無補益呵！我想問一句，你們爲什麼遠離去你們的故鄉呢，但却不知道要用那國

語言才好，因為不丹話我是不懂得的。但一禮拜的接觸，他們眉宇間的氣色，也就全部告訴了我。難道一個流浪人還看不出別個流浪的因子麼？

女客中最多而且最惹眼的，大約要算是印度彭遮普省的人了。她們並不怎樣棕黑，倒全是淡黃的，看着她們的臉，便不知不覺地聯想到中國廟裏塑的觀音。所不同的，是鼻子上吊着好些精巧的金屬圈子，而且多到直遮掩着了嘴巴，我常常疑慮，不知她們是怎樣地吃東西。手上足上也帶着許許多多金屬的飾物，一動身，便響叮響噹地，走起路來，極不便利。她們是適宜於坐在故鄉屋前，菩提樹下，領領小孩，或是紡紡甘地那樣紡着的棉花車的。如今却跟同男子遠來異國

謀生了，那飽浸酸苦的心情，是不難從她們的眼裏偷瞧出的。

其餘則全是曼德拉斯來的南印度人，這小嶼上的世界，簡直可以說是他們的。而且一切的設備，也像專為他們而設的一樣。例如男女廁所的分別，不用文字來標識，只在門口畫上又矮又黑的男女就夠了，因為南印度人就通是這麼樣的。而裏面的雜役，除了一個中國的廣東人外也都是南印度人，這是取其語言相同便於招呼的原故。至於那個廣東人之所以能夠做工，也還是由於他懂一些 Tamil 方言（南印度曼德拉斯省人講此種方言）。南印度人要的工資，比一般中國工人還要低微些，這是以後在馬來聯邦的火車上聽來的，如果是不錯的話，那末，大量地歡迎着他們的到來，是並不是漫無計劃的了。

緬變紀略

新緬王的宣言

漂泊雜記

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廿二日夜半達拉瓦底縣 (Tharrawady) 距仰光 六十八英里) 的農民，三百多人，各攜武器，進攻巴瑞江 及勒蘭姑 等村，殺斃緬人村長及森林局局長英人。於是下緬甸的農民，由抗稅而至暴動的事件，便從此開始了。隨即在各城市 的牆壁上，看見了新緬王 的宣言。原文係緬文，英政府獲得後，譯登英文報。

「龍皇都班那加，鎮駐釋迦皇城，特發諭令，佈告各方週知：緬甸人民呵！我們此次與英帝國主義宣戰，是純爲緬甸人及佛教徒的利益而爭鬥。中國人，印度人，加親人(Kachins)暹人(Shans)吉仁人(Karens)，都不是我們的仇敵。應認清我們唯一的仇敵，是壓迫我們剝削我們的英國人。我們有色人種的各民族，應聯合起來，站在同一的戰線上，打倒白種的英人。若爲英人服務者，能攜其槍械來投降，和我們聯合，我們都能寬宥他們。至於巴瑞江，勒滿姑及瑞養坪等村被焚，是因三村的住民，違背信誓，曾幫助過仇敵的英人。」

算命先生做皇帝

龍皇都班那加塞雅三氏 (Saya Zan) 一名散沙，又名散助，在瑞波埠 (Shwebo) 第一光村生長的，父名哥朋溫，母名媽妙。一九三〇年正五十歲。身裁瘦削，高五尺四寸。是一位跑江湖的算命者和著名的醫生。曾因開賭犯罪，入獄數次，又曾殺人逃亡。在過着亡命生活的數年中，他便同緬人聯合會和愛族黨內的份子接觸開始奔走革命。茲將一九三一年一月九日英政府宣佈塞雅三的罪狀，譯錄於後，就更

能明白他了。

「政府現查明在達拉瓦底，永勝及豎磅等縣的農民叛變，其計劃均係如出一轍，目的則以武力推倒政府。叛黨領袖塞雅三自稱都班拉加王，以神鷹爲徽號。塞雅三曾發表宣言（見前）向英國宣戰。他從

前曾犯罪入獄，所以警局得知他的履歷。塞雅三在一九二四年加入宇乞奈緬人聯合分會，因發生意見退出，轉入宇峻丁緬人聯合會。去年（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初，他到豎磅縣所轄之禮低埠準備暴動。十一月中，又在永盛縣岱枝埠和達拉瓦底縣燕瀨埠等地召集農民會議。十一月杪，又再到禮低，在豎磅縣所轄之坦都村暴動領袖旺納家夜間開秘密會議，討論暴動計劃。十二月十二日，在永勝縣所轄之瑞那軍埠召集最後會議，到會者有達拉瓦底，豎磅及永勝等縣的農民代表，塞雅三即於席上將暴動計劃詳加說明，並言在阿蘭堂山中已建有皇宮，他本人將做尊郎鷹皇。又議決分給靈符，刺畫鯨紋的辦法。

竹籬茅舍的緬王宮

新緬王的皇宮，建築在阿蘭堂山頂，四週森林茂密，山路崎嶇，人跡罕到。宮殿係用茅草蓋的，圍以竹籬。門前掛洋鐵片一塊，上書緬文的佛教王宮殿數字。屋上插有一枝藍十字的白布大旗。宮殿的外觀雖極簡陋，但裏面的設備，却是很華麗的。當英軍前去佔領時。會將所獲的東西加以估價，總計約值一萬盧比。宮中除塞雅三外，尚有一軍師，精符咒術，為諸黨人施符法，刺紋身上。所刺的黥紋，有一鷹鳥和入隊的號碼。加入的人須宣誓，嚴守秘密，被捕之後，不得供出同志的名字，或洩漏內部計劃。加入者都是宇陵丁緬人聯合會的會

員及愛族黨的分子。加入之後，編制亦如軍隊，計分二隊，一為紅，一為黑，黑隊作備戰之用。紅隊專備尋糧食。所著制服，係藍色短衣，也有著白衣的，上面則加藍色十字。頭纏白布，身上佩有符咒，說是可避刀槍。作戰時，多用婦女作偵探。所至村落，則勸村民不要驚慌，說是如果沒有飯吃，就一同去搶村長和有錢人的米穀！因此，加入的農民極多，自發動以來，未及一月，便波及了許多縣份。

逼着和會去革命

像岑尾申縣便是這樣的。那裏農民暴動的領袖緬僧宇德哈勞加被捕後，看他正月十日（一九三一年）和仰光公報訪員的談話，便可知

道了。

訪員問：「你對於達拉瓦底叛變，表示同情嗎？」

宇德哈勞加答：「我同情他們的。」

問：「你自何時起就準備此次叛變呢？」

答：「去年（一九三〇年）十月十八日在瑞門町開會後，我就馬上做起煽動的工作了。」

問：「在什麼時候，你才決心發動此次的叛變呢。」

答：「假若我有大批槍械，早就要幹了！」

問：「你既知道缺乏槍械，又爲什麼要這樣早就起事呢？」

答：「村裏的農人餓得快要死了，要求我馬上暴動，我只好順羣

衆的公意了。」

問：「你以爲率領小隊的暴徒，就可以推翻這樣強盛的英國嗎？」

不答。

問：「你這次做的事情，現在你覺得失悔嗎？」

仍不答。

怪鳥撲蛇的旗幟

各縣揭竿而起義的農民，所標的旗幟，都是一樣的。即是在三角形的白布上面，繪一半鳥半人的像，嘴是尖的，手腕和足上，均生有羽翼。頭戴尖塔形的帽子，手握利刃，足踏在一條毒蛇身上，做出撲

殺的姿勢。

按此半鳥半人的怪物，緬語作「尊朗」，中文譯爲「神鷹」。卽印度古代傳說的怪鳥，梵文作「迦樓羅」。法苑珠林謂金翅大鳥欲取龍食，龍怖懼，便懷熱惱，惟阿耨達龍無此患，大約金翅大鳥就是緬人所呼的「尊朗」吧。

一般緬甸人看見了這樣的旗幟之後，卽將暴動的農民呼爲「尊朗」了。

傳單上的詩句

農民在鄉村各地起事，一般都市的知識份子，也在間接地作着各

種的援助。像英政府所在的仰光，在二月二十七的清晨（一九三一年）也在各處的牆壁上，電桿上，發現了反英的傳單。那是用英文排印在黃色的紙上的。開始便是一首詩：

「當我們睡着的時候，

敵人便將鐐銬加在我們的身上。

朋友呵，起來掙扎吧！

打破鐐銬，是很尋常，

容易如同搖落花上的露水，

因為我們衆多，他們少。」

緬甸總督的演說

在末尾，我想說說緬變的根本原因，最好把緬甸總督查利印尼斯二月十二日（一九三一年）在緬甸立法會議席上的演說詞，節錄於後：

「……現在的緬甸，已陷於艱難困苦的地位了，人民這樣，政府也是這樣。……」

以商務而言，貨物跌價，營業失敗，除煤油而外，其他各業，均受影響，鉛銀錫米樹膠紫梗木料都跌價。而緬甸最大宗的農產品（米穀）也跌價。我們查閱緬甸鐵路局運費收入報告，可知緬甸商務的升降。緬甸鐵路局本年中之收入與去年比較減少五萬盧比。因各處銀根

緊縮，各界均受影響，政府也不能倖免。這種經濟恐慌，為世界普遍的現象，尤其是緬甸和印度，有政治的糾紛，困難尤甚。並且緬甸民氣，極為緊張，僑居此地的外人，殊感不安。此次達拉瓦底叛亂事件，原因恐怕不是經濟所引起，但也足以藉此製造叛亂的空氣。……

農民多是無知識份子，他們不知道天然求供的公例，也不明白生產過剩，消費力薄的事實，祇知穀價較前低落，生活困難，並散佈謠言，謂米穀跌價，是仰光英人米穀公司操縱所致，實給叛亂者以特別的機會，和政府為難了……」

從這裏是可以看見一些根本原因的，只要沒有達官貴人那樣的眼光。

過檳榔嶼

一登上檳榔嶼的碼頭，倘若沒有兩三個戴着桶形帽子的印度錢商，將一捲紙幣向我面前遞來，說着要交換緬甸錢的話，我真的會感覺到走進了中國南方那些濱海的都市一樣。在仰光，在加爾各答，首先向旅人包圍來的，是棕黑色的印度黃包車夫，但在這裏却是嚷着廣東土音的中國人了。坐在車上，兩邊鋪面上的扁額，和翻飛在街頭荷荷作聲的布招，都現出可親的方塊字的面孔，連續不斷地流到後面去。先前和緬甸人印度人混了三年之久，一旦來到這裏，自然地便在

心上生長起了溫柔與親切的快感，不過至今還引為遺憾的，却是在這長年都如初夏的嶼上，僅僅住了五六小時略一流覽街市，書店之後，便於當晚忽忽地搭乘夜車走入馬來聯邦去了。雖然，以後也會經路過兩次，但都沒有登岸，只是留在船上，像用鏡頭攝取遠景那麼似的，看看牠睡在炎天之下碧海之上的風姿罷了。

火車站是在對岸的馬來陸地上，但賣票的地方，却在海灣這面的嶼邊，中間聯繫着交通綫的，便是幾隻有樓的小輪船，夜裏明亮着光燦的燈火，在夜影迷濛的海灣上，興沖沖地划了過去又划了過來，真是令人覺得非常好看。坐在長廊似的碼頭上等候買票的時候，中國的情調，似乎更要令人感到深切些。從星加坡或是吉隆坡來的西裝

旅客，挽着穿旗袍的年青的伴侶，總不時帶着巴黎的香水和南國的海風，掠過身邊。也有穿着舊短衣的男子，灰頰無力地走了過來，向警察站立的地方瞭望一會之後，才發出胆怯似的聲音說着廣東話或是福建話，要求鄉親的垂憐和幫助。站起來，散散步，木柱上就有『謹防扒手』的中國字牌子，做出警告遠方旅人的臉色。

立在滿張燈火的船上，街市，碼頭，都一下子退向後去，夜間還在喧嚷着的市聲，也驀地低沉了。嶼上的山峯，早和暗藍的天空，化而爲一，憑欄望去，分不出那是天空那是山嶺，即使有隱約在峯間的燈火，也令人無條件地看成明灼的星光了。

馬來聯邦的火車，在椰蔭點綴的海岸，長蛇似的爬行着時，回顧

海上燈光燦麗的小嶼，竟然與我那麼快地別去，心上便浮起了一層淡淡的悵惘。

馬來旅感

在異國旅行，似乎總很容易惹起異國情調吧，但在馬來聯邦的車上，却並不然了。一路看見的，幾乎全是中國老鄉，只是除了幾個查票的馬來人。車廂裏，進門，便看見『謹防扒手』的中國字。到了一個車站，掉頭窗外，在旅客蜂擁的肩上，就赫然現出中英合璧的地名牌子。沿途迎來的鄉間茅屋，首先耀在眼簾前的，却是門上貼着兩條土紅的春聯。市鎮的街道，也是帶着許多方塊字的布招，一瞥地飛了過去。

「馬來亞的繁榮，是不得不歸功於中國人呵！」

不知先前在什麼遊記上，還是華僑報紙的論文上，看見了這麼一句，已經忘記得乾乾淨淨的，現在又重新溜進我的腦裏了。我是依坐在窗口，睜着貪饞的眼睛，攝取着睡在炎天下的馬來原野。

鄰座嘈雜地談着生意經，偶然聽着一兩句頹唐而怨憤的話。

「從前呵，要賣一二百元的，現在，丟那媽，只值一二十元了！」

我知道這講的是樹膠，歐戰時候許多人藉此發了財，現在隨着世界的經濟恐慌，膠價大形跌落，怨聲載道，這是必然的。

沿途的山野，幾乎全是人造的樹膠林子，只是有些地方現出掩不住的荒涼，接取膠汁的人不知那兒去了，樹脚下長着深深的蔓草。偶

然也可以看見十里的山林，燒得光光的，焦黑的枒幹，到處躺着，彷彿戰場一樣，倘若再點綴一些殘肢斷體的話，依窗而望的遠方過客，就會禁不住起着憑吊之感吧？

車過吉隆坡，上來一大批中國老鄉，携着簡單的行李，說是要回廣東去的。他們不潔的衣衫，憂鬱的臉子，圍在我的週遭，使我記起了『富貴而歸故鄉』的古語，心呵，便和他們的心一樣地哀愁起來了。

你們的手，曾經繁榮過馬來亞的：

你們的血，曾經肥胖過馬來亞的：

現在馬來亞瘦弱了，凋零了。

歸去吧，不要留戀，不要惜別！

然而，入夜猶馳的火車，奔到 Falk Road 車站時，跳舞着的星加坡呵，歌唱着的星加坡呵，酒醉了的星加坡呵，却一陣子包圍攏來，迷昏了我，我悄悄地想：

「馬來亞仍舊是繁榮的呵！我不願歸去的！」

但不久終於和那批老鄉一樣，黯然歸國了，這是在一九三一年春天的時候。

鼓浪嶼

在廈門，住在一家臨着港灣的旅館內。寂寞時，打開窗子遙望，鼓浪嶼的洋式建築和坡頭綠蔭，便像誰在使用繪畫那樣手法似的，在對面的水上分明地展畫出來，表露着一種誘人心目的風姿。窗下時常送來搖櫓的聲響，只要伸頭出去，就可以看見一船一船的闊男闊女，穿着華麗的衣衫，花朵一樣地點綴在港灣的水上。他們不是從廈門到鼓浪嶼去，便是由鼓浪嶼到廈門來玩的。

只要到鼓浪嶼去遊玩一遭，便覺得那裏實在太宜於闊人住了。

依着海岸或是爬到坡上去的馬路，都有着靜寂和清雅的南國風味。一些帶着白色窗幔的別墅窗眼，則從綠樹枝葉的稀疎處，悄悄地窺着緩步而行的遊人。車馬的喧囂，市聲的繁噪，簡直是沒有的。大約鎮日只可以聽見海風徐徐踱過林間，和早晚泛在街頭的學童的歡笑吧。

去遊玩的時候，打算順便兌換一兩張從南洋帶回來的外國紙幣，因為我推想匯豐這一類的銀行，總在鼓浪嶼的租界裏面的。但尋來尋去，只找到了中國人開的銀行，而匯豐之類的外國金融機關，相反地却是設在比較鼓浪嶼爲不甚安全的廈門市上。這樣看來，的確確須要安全的，倒是中國人自己。先前由南洋回來，搭乘華僑的輪船，看見泊廈門時，豎起了大不列顛的旗幟，心裏頗以爲怪，等到遊了鼓浪

嶼，曾經瞥見了一眼古老的中國後，責備別人的念頭，也就全然消失了。只是這樣想着：

「老中國呵，滿心依戀着你的，大概目前單是那些赤了足的爱兒吧。」

孝陵遊感

去遊明孝陵的時候，我和同伴都是赤足穿着木拖鞋的，這並不是故意要排斥紳士氣，無非一時天太不作美，街上道上，都爲夏天的雨水浸着了，穿鞋著襪，而要緩步當車，那是不可能的。

城外的大道兩旁，漫生着年青的松樹，許是由於雨後空氣澄清的原故吧，發出的芬香，就特別濃烈些，頗能激起潑辣的生趣，加以木拖鞋在笑聲中拍達拍達地響着，使人覺得這樣的遊歷，實在太中意了。

做過牧牛兒的死者，想不會討厭我們這些赤足的遊客吧？起着這樣令人微笑的念頭，便走近衰殘的墓地了。但乘汽車而先來了的紳士和太太們，偶然在石人石獸的過道上，或是古老殿宇的廊下，碰着我們的時候，便斂着身子避開，他們臉兒上的驕氣，倒彷彿是曾經在朱皇帝的駕下當過臣僕那麼似的。

墓前有臺，登臨上去，但見磚石縫裏生着亂草，『老鴉糞粘得點點發白』，墓地覺着了芥川龍之介的名作『羅生門』那衰涼的情形，大約也有點兒類於此吧，雖然在這裏尙不致在微明的夜色中，看見了摘取死屍頭髮的老嫗。

如今在北方教大鼓詞的王君，不知在那時是受了別人的督促，還

是爲了要驅遣在敗草殘瓦間所引起的寂寞起見，便一下子激昂地唱起原文的馬賽曲來。歌聲在臺下隧道也似的石階上迴蕩着時，天然增大了的音節，就將我們一行人的青年之氣，猛地壯起，接着唱起別的歌曲。牧牛兒尙能佔有大地河山，全無愧色，則我輩在此地的放肆高唱，當然是要毫無忌憚的了。

舊地重遊

原是舊地重遊，明知道是發現不出新的東西的，但一面在舊而窄狹的街道上走着的時候，總希望能夠看見三年前所不會看見的事物。這是我此次遊寶山時的心情。先一日，忽然病了，到底隨便買點藥來吃呢？還是去醫院請醫生診視呢？終於決定下來，把這筆錢花費在另一種藥物上，即是作一個短短的旅行，因為遊歷是可以把我的病治好，同時，有舊伴着我，即使在中途倏然發生意外，也可以得着維護。於是，便高興去了，雖然去的地方原是大家都曾經到過的。

新的東西也看見了，但並不使人愉快。在城外，遠遠的，就望見東南角上，從無數灰黑的屋脊中，巍然聳出一閣，正搭着篷，在重新修蓋着，使人覺得一切都在炎天下靜靜睡着的古城，只有那兒才是略略透出活氣的地方。街道，房屋，仍舊和一二八以前一樣，沒什麼更改，僅在舊遊者的心裏，似乎引出了，越發灰頹的感覺來。請看東邊的一條街呢，在鵝卵石面的路上，散綴着經人嚼過了的高梁桿的渣滓，好像也比以前多了些。賣東西的舖面，簡直沒有，門裏門外，却放着初秋裏收回去的農產物。低低的瓦簷上，原是麻雀在早晨且躍且唱的地方，現在已給半乾的帶着纍纍小角的芝蔴桿子，佔去睡覺去了。城門口的鐵柵門，已經生了鏽，沒生氣地半掩着，倘若沒有種菜

的人，爲了澆水除草的工作，每天必要經過這裏，簡直會給兩邊蔓生着的野草，封住了的。一出城門，便是長得很豐的菜圃，藤藤葉，已開着白色漏形的花了；青辣椒正在矮矮的莖上，轉變成秋天的紅色；東瓜漲着胖胖的大肚子，擠在蠻大的青葉中間，像喘不出氣那麼似的輪着；蘆葦則在溝邊，瀟灑地搖着白頭，彷彿獨自兒首先領略着初秋的涼味一樣。把這當成鄉村的風景看，倒是很好的，但就城市而言，這未免太荒涼了。因此，在城裏遊覽了一會之後，更加覺得那個正在修蓋着的高閣，是在發揚着寶山一綫新興的氣象的。

倒是先前就有，未曾見着，而到此次的來遊，始行發現的，却反而令我特別怡悅些。在城中心，十字街口的上面，豎立着的一座高

樓，對着略有浮雲的秋空，昂着頭，雄視着城內一切低矮的瓦屋。登臨上去，打算吃茶，但見在座的人，多是赤膊裸體的，這在我和同行的杜君，都是滿不在乎的，只是於蕾頗不方便，就又再上一層去。上面除了三四張茶桌而外，全是空空的，僅有雄大的天風，從四面的窗間，猛力地撲入。這已經夠使我們大爲稱快了，那料到一瞥窗外，越過東面樹蔭和瓦屋間雜的粗俗圖畫上，便有一大抹淡黃而帶土紅的背景，很鮮明地躍進我們的眼簾。倘若不看見幾片茶褐色的風帆，在上面緩緩地移動，真會一時莫名其妙地詫異着哩。憑着窗，再仔細地看去，遠處一痕黛色的陸地，像把天和水劃分開那麼似地現在那裏，想來那一定是踞在揚子江口的崇明島吧。

「呵呵，那面還有呢。」

不知是誰在這麼說着，總之，聽了如此的叫聲，便又在北面較高的樹叢頂上和枝葉間，發現了和東面一樣顏色的海面了。就是坐下來，一邊飲着茶，也可以一邊望得見東北兩面的海和風帆的。西面是有着較多的房屋，望去却只見街市和烟火人家。南面則可以看見田野和遠處綠蔭中透出來的紅屋頂；但有時也在樹峯的缺處，驀地露現着黃浦江上的船桅和烟筒。樓名叫做鎮海樓，光緒三年重修的。以前只在下面的一層，臨窗吹風，喝喝茶而已，發現如此的好景緻，却是在此一次的登臨了。我是要感謝我的病的。

在樓上喝着茶，很不願意再有另外的人上來，這並不是要把這地

方據爲己有，發揮一己的私有慾，而是想得暫時的清靜。結果樓梯響了，先上來一個男子，提着一隻精緻的鳥籠，隨即上來一個女人，衣着雖還樸素，但却並非鄉下人那般的樣子。堂官剛把茶和面巾一一遞送了之後，跟着又上來幾人，看裝束同先前上來的一男一女，絕非一夥的，但却走了過去，圍坐在一塊兒。大家在講着什麼，我們不懂得，只是罵人的話，如噪那娘之類，却暗暗刺入我們的耳朵。你以爲他們都是未受教育的人麼，那又並不，就如愛說粗話的一位，就曾經對着一位上來的學生模樣的人，開口喊着米士特某某。我們下去的時候，才知道來收錢的茶堂官，也還參加在他們裏面，發過議論的。不管他們在談國家事也好，私人的事也好，總之，使我覺得罵人的話，

是太豐富了，簡直想快點逃下樓去。據說法國某學者曾著有中國人的怪話辭典，大約就是在好些茶舖子裏面聽來的吧。

下樓去，到海邊的堤上散步，看着廣寬的天和海，才又一時恢復了好心情。

村居回憶

我曾經在寶山泗塘橋的農家度過一個清快的夏天的。如今回憶起來，那繞着小河圍着綠樹的鄉間村落，便驀地帶來一片蟬聲，展現在我的面前了，而我也彷彿再又到了昔遊之地一樣。

那位年老的房主人，可還是在正午時分，抱着小孩兒，拖着一雙受了濕氣的腫足，緩緩地走到木樅花樹繫成的籬邊，皺着額頭皮，望一會陽光辣辣的田間，然後默默地走了回來，在棗子樹蔭下，低頭坐着，無力地搨着蒲草扇，讓蒼蠅在臉上徐徐遊行的麼？但願如今仍舊

是這樣的，因為我心裏只是想着他那樣的年紀，那樣一雙病足，也許在一二八戰事的期間，已經碰着一顆小小的子彈，跌到溪溝裏面去了哩。

他的妻，一位愛說話的老婆子，想來該是健存着的吧，常常滿頭是汗地從棉地裏走了回來，一進那垂着一兩株向日葵的籬門，就作聲地喚着，應聲而去的白雞呀花雞呀，就像一羣孩子似的，圍在她的週遭，伸着長長的頸子。她那統着什麼東西的藍布圍裙，便突地放開，各種嫩綠的青草，就紛紛撒在羣雞的身上頸上了。同時她又像逃避什麼似地趕快躲開，眼睛很迅速地注意到另一方面去了。

「呵呀，豬又跑出來了！」

或是：

「怎樣晒的哪？衣衫吹到泥地上去了。」

她一回來，總是屋裏廊下都洋溢着她那滿有精力的聲音。當窗坐着看書或是寫字的我，便往往引得抬起頭來，想從靜穆悠閒的小屋裏走了出去，分享她那忙碌中的愉快。因為閒極了，便會羨慕勞動的人的。

每天看書倦了，站起身來，伸伸懶腰，舉舉手腕的時候，點綴着白頭巾女人的青色棉地，便越過籬落，和清風一道，送來窗前。倘若她的兩個兒子也在棉地裏工作，我早就會把書本拋在桌上，木拖鞋，擦在屋角落裏，赤足跑去和他們一道扯草去了。因為田間還有她年輕

的媳婦和女兒，在中國這麼樣的社會，理應加以避忌的。

她的兩個兒子，從來不到棉地去扯草（彷彿扯草是規定女人作的）只做些另外的事情，有時且半天半天的睡覺，醒了後還要懶懶地坐在土階邊上，歪着嘴巴，悠悠閒閒地吸着香烟。起初看見女人們那樣地忙，在炎天下流汗之後，還要回家來煮飯，還要在吃飯的時候，煩難地招呼小孩，我就簡直對他們生出反感來了：爲什麼男子這般地懶惰呢？後來，因爲苦於蚊子的紛擾，夜間也到田間去走走，碰見他們是在潮退的溝邊，辛苦地捕漁，於是感到了深深的慚愧，因爲在村中其實真是懶惰的，倒應該自家承認，原是我自己呵。

冬夜

冬天，一個冰寒的晚上。在寂寞的馬路旁邊，疎枝交橫的樹下，候着最後一輛搭客汽車的，只我一人。雖然不遠的牆邊，也蹲有一團黑影，但他却是伸手討錢的。馬路兩旁，遠遠近近都立着燈窗明燦的別墅，向暗藍的天空靜靜地微笑着。在馬路上是冷冰冰的，還刮着一陣陣猛厲的風。留在枝頭的一兩片枯葉，也不時發出破碎的哭聲。

217

那蹲着的黑影，接了我的一枚銅板，就高興地站起來向我搭話，一面抱怨着天氣：『真冷呀，再沒有比這裏更冷了！……先生，你說

是不是？」

看見他並不是個討厭的老頭子，便也高興地說道：「鄉下怕更要冷些吧？」

「不，不，」他接着咳嗽起來，要吐出的話，塞在喉管裏了。

我說：「爲什麼？你看見一下霜，鄉下的房屋和田野，便在早上白了起來，街上却一點也看不見。」

他捶了幾下胸口之後，興奮地接着說道：「是的，是的，……鄉下冷，你往人家門前的稻草堆上一鑽就暖了哪……這街上，哼，鬼地方！……還有那些山裏呵，比鄉下更冷哩，咳，那才好哪！火燒一大堆，大大小小一家人，鬧熱呀！……」

接着他便說到壯年之日，在南方那些山中冬夜走路的事情。一個人的漂泊生活，我是喜歡打聽的，同時車又沒有馳來，便慫恿他說了下去，他說晚上在那些山裏，只要你是一個正派的人，就可以朝燈火人家一直走去，迎着犬聲，敲開樹陰下的柴門，大胆地闖進。對着火堆周圍的人們，不管他男的女的，用兩手向他們兩肩頭一分，就把你帶着風寒露濕的身子，輕輕地放了進去。燒山芋和燉茶的香味，便一下子撲入你的鼻子。抬頭看，四周閃着微笑的眼睛，歡迎着，毫沒有怪你唐突的神情。你剛開口說由那兒來的時候，一杯很熱的濃茶，就遞在你的下巴邊上。老太婆吩咐她的孫女，快把火撥大些，多添點子柴，說是客人要烘暖他的身子；你暖了，還不覺得疲倦的話，你可

以摸摸小孩子的下巴，揩揩他們的臉蛋，做一點奇怪的樣子，給他們嘻笑。年青的媽媽，一高興了，便會慫恿他的孩子把拿着要吃的燒山芋，分開一半，放在你這位客人的手上。如果你要在他們家過夜，他們的招待，就更來得慇懃些。倘若息一會，暖暖身子，還要朝前趕路，一出柴門，還可聽見一片歡送的聲音，『轉來時，請來玩呀！』老頭子講着講着，給冷風一吹，便又咳嗽起來，我聽得冷都忘記了，突然老頭子忘形地拉着我問道：

『先生，這到底是什麼原因哪？……這裏的人家，火堆一定燒得多的，看窗子多麼亮哪，……他們爲什麼不准一個異鄉人進去拷拷手哩？』

搭客汽車從遠處轟轟地馳來了，我趕忙擺他的手，高聲說道：

「因為他們是文明的人，不像那些山裏的……」

再跳進通明的汽車裏，驀地離開他了。但遠的南國山中，小小的燈火人家裏面，那些豐美的醉人的溫暖，却留在我的冬夜的胸中了。

夏天的旅行

一

夏天的早上，住厭了都市的人，單是在火車裏，看見了蒙着薄霧的青色秧田，開着檸檬色小花的棉地和門前繫着一兩條黑色水牛的家，已夠心情爽朗了，何況在終點地方，欣欣迎人的，有點綴着海面的茶褐色的風帆和掠人衣袂的濕潤海風呢。

夏天真是勾人旅行的季節呵！

在赴吳淞去的車上，心裏禁不住暗自這樣詠嘆起來了。

鶴見祐輔論夏天的旅行：『太陽將幾百天以來，所儲蓄的一切精力，摔在大地上。在這天和地的慘淡的戰爭中，人類當然不會獨獨震恐而退縮的。大抵的人，便跳出了討厭透了的自己的家，撲到大自然的懷裏去。這就是旅行。』這樣看來，在暑天，旅行的人倒彷彿近於戰士的了，其實呢，比如這次的遊吳淞，我只覺得是不折不扣地偷閒而已，同自然抗爭之氣，是一點也沒有的。倘真以炎天之下的遠足爲勇敢，則那些終日留在機器兩側鍋爐旁邊流汗的人，敢說他們是懦弱的嗎！也許鶴見氏的話是對的，不過這只適合於向『夏日炎炎正好眠』的胖子們說教吧了。

旅行，是娛樂。尤其在夏天，這娛樂，應該普及到一切的人們，雖然，在此刻，只能算作夢想，但將來終歸是會實現的。

二

「海風，蟬鳴，六月的太陽。」

住在吳淞的友人，來信說着這些誘人的字眼，我們便開始了夏天第一次的旅行。

在堤上當風走着是愜意的，就是把一雙足醬在泥灰寸積的村道中，也很愉快的，因為人在但見屋瓦牆磚的環境裏面脫逃出來，便好像得了莫大的解放似的。

坐在一家賣汽水的茅草店內，望見了海面天空和田野，人便覺得是做了大自然的兒子，躺在牠的懷中一樣。海風作聲地吹着，依着籐椅就想呼呼地睡去，雖然我們的唇間，都在不時地流出使人不易倦怠的孩子氣那樣的話語。

籐桌旁邊的泥地上，螃蟹悄悄地爬着，我們不去捉牠，也不作聲驚動，只是帶笑地看着，讓牠自由在地。

到村中飯店去，路過蘆葦豐盛的池塘，便覺得在我們緩緩步去的足聲中，應該有二三隻野鴨，驀地驚飛起來。雖然結果是野鴨一隻也沒有，但却想起屠格涅夫在獵人日記上所寫的那些打野鴨的場面來了。因此我們在日光下，信口開河的談話，便搭着了獵人日記這隻

船，開到了小說的海洋上面。

三

也許就因為是夏天吧，在海邊上，很容易回憶起了南國，從前我所到過的那些殖民地的國家。

雖然在這兒並沒有看見椰子和芒果的樹陰，但望着了精雅的洋式飯店，和店前草地上啜飲咖啡的白人，就好像我已回到了星加坡的海濱公園和仰光的綠綺湖畔一樣。

心裏起着這樣不快的感覺：難道我們的國家，竟同緬甸爪哇一般的麼？

然而，實際上，倘若這時拭着額上的汗，在綠綺湖畔散步，或是海濱公園閒坐，我相信，一定是要更爲愉快些。因爲，至少不會在綠蔭蓬草之間，看見了殘缺的牆，和一片亂瓦，那些已往的戰事痕跡，甚麼時候才是最愉快的夏天旅行呢？

我想：應該是一切人都能作一次夏天旅行的時候。

旅途斷片

如果說旅行的幸福，是在不斷地看見新的景物，得着新的刺激，那麼單以中國邊地這個範圍而言，在雲南西部旅行要算是第一幸福的了，自然，這之間，還要加上一個條件，就是說，不要在路上遇着剪徑的土匪。

雲南西部旅行之所以令人感到興味，而且懷戀不已的，便是有些地方的氣候，會在一天的旅程中，現出兩個國度那麼異樣的狀態，而且有些地方的生活，也會在一天的旅途中，劃出兩個世紀那麼不同的

現象。

記得由昆明赴緬甸的那一年，約莫陰曆二月的時分，道經樂豐縣城，上午，看見城外原野中，蠶豆花開，油菜發綠，正是仲春的好時光，而氣候也是怪和煦的。翻過幾個山，在正午的光景，到了名叫小窪的地方（四圍高山，中係小小山谷，）便彷彿另到一個國度一樣，蠶豆葉子已經黃老了，正被農家收割着，陽光熱辣辣地晒人，簡直如同五月初頭時節。四週的樹木，也是蒼綠濃茂的，絲毫沒有春天的氣象了。到人家門前息氣，要水喝，狗却懶得吠人，躺在牆邊，吐着舌頭喘氣。人的裸背，睡在涼蓆上，享受初夏午睡的幸福，屋裏到處充滿着蒼蠅的鳴聲，表現出熱天特有的景色。入暮，至舍資地方，原野

雖是已漸漸披上朦朧的夜色了，但春天的花香，和野草的氣味，却是可以嗅得着的。使人到了這兒，彷彿覺得正午消逝了的春天，晚上重又歸來了似的。

在樂豐城的晚上，每間舖面裏，點臭油的洋燈是不缺少的，然而在舍資街上呢，不過相隔一天的路程吧了，燈呵，舖子裏簡直是鳳毛麟角，不說少有用洋燈的，就是使香油燈的，也極不多見。那末，這樣看來，舍資街上的人，好像入夜就閉門睡覺，全不做生意的了。不，相反的，晚上也還熱鬧，而且街上也是通明大亮的。這因為是每家舖面或住戶，都在壁上釘個鐵盤，放上小條的松明子（即松木含有多量松脂的）生起一小團熊熊的火，照耀全室的。走在街上，嗅着松

烟的香味，看着如此的異景，追懷遠古的情調，便在旅人的心上，輕輕地蕩漾着了。

旅途雜話

在荒山曠野中行走，有時是需要一點懷懂的；如果太常常敏感了，倒反而更要痛苦些。這不是偶然心血來潮的感想，却是我先前旅行於高黎貢山中，留下來的經驗。

記得那一天的山路，是沿着一條曲折的山澗的。澗邊路旁，樹木蓬生，抬起頭望，天光雲影，頗不容易窺出。沿途只見奔流的溪水，常從轉折的叢莽處，迎面鑽了出來，碰在峭嶙的石上，濺着珠花，孩子似地笑着跳着，打我身邊衝下坡去。有些時候，山路却又蜿蜒到溪

溝那面，便不得不踏着水中挺露的大石，走了過去。甚至這樣的情形，也是有的：突然間山路溪水，彷彿全沒有了，立在面前的，只有高聳的危巖和稠密的林叢；然而，從崖上的小徑，爬了過去，轉眼之際，先前的景象，又都展露出來。這樣的旅途，就是整天地走着，我想，大約誰也不會感到一些厭倦吧？

約莫將近走完這條山路的時候，驀地遇見對面來了一人，手裏是提着一把長刀的，便把我馬上嚇呆了，一路吹着的口哨兒，立即停止，靜靜地屏着呼吸。但他却是神色驚惶地走了過來，瞧我一眼，又忽忽地走了過去。我大大喘了一口氣，細看他繫在背上的小竹筐，裝着的原是一些馬鈴薯和果實，才知道他並非『賊爺爺』，不過一個過

路的農人罷了，捉刀而行，目的僅在保衛自己。到這時我始明白，這條山路大概是不甚安全的。然而也可說，許是那人的神經過敏了吧？總之，我一開始就不會敏感着『會碰見賊爺爺』，而只是懷里懵懂地前進着，無論如何，這算是有福的了。即使中途被人突然一刀斷送性命，也要比一路膽戰心驚而遭不幸的來得舒適痛快些。

因此，倘若在人生的旅程上，坦然前進，而要少受些苦痛的話，那末，我以為也應該像走在荒山曠野一樣，有時是必須一點懂懂的。

由左衽引起的話

235

在上緬甸由密支那赴曼德里的火車中，一望的搭客，是緬甸人擺夷人，不用說了。單以男子也像女人似地圍着紅紅綠綠的裙子看來，就儘夠在旅人的心上，勾起濃重的異國情調吧。女的呢，除了圍有各色花裙之外，上身則全是雪白的紗衣，而有的衣紐，却又是做在左邊的。如此異樣的裝束，直使人記起古代楚國的人民來了。因為據古書所載，楚國的人原是左衽的，孔老先生在贊美管仲伐楚勝利的當兒，就會經這樣地慨嘆過：『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如今楚國的舊

地，湖南湖北想來早沒有這樣裝束的踪影，但在上緬甸我却算是尋得了，看見了。

倘若把這些印象，作為一個假設的證明，而且加以種族語言的考據，則我暫時敢說古代楚國民族，並未消滅，而是逐漸南下了。不過他們並不是現今的緬甸人（緬甸人 Burmese 據緬甸民族考 The Tribes of Burma 一書，是來自西藏高原的民族，與西藏人及野人山的野人同為一種人民）而是雲南的擺夷，緬甸的香人（據英人所稱擺夷為 Chinese Shan，香人為 Burmese Shan 雲南人稱香人為大耳朶擺夷）和暹羅的人民。他們在雲南住居的地方，係怒江及檳榔江（亦稱大盈江 太平江等名）兩流域。在緬甸則是薩爾溫江一帶的山間，（薩爾溫

江係雲南怒江的下流）和上緬甸的伊拉瓦底江兩岸。（雲南的檳榔江，即由八募流入伊拉瓦底江）在暹羅呢，差不多重要的城市，却都可以說全是他們的了。至於語言大都是相同的，不過小小差異的地方也有，如頂普通的名詞，『吃飯』這兩個字，暹羅人香人叫做『景攷』，擺夷則稱為『景好』。而文字也是一樣的。按謝彬所著雲南遊記，謂擺夷係用緬文，這是錯了，只能說用的是暹羅文字，因為他所根據的書，係雲南普思沿邊督辦柯樹勳所編的普思沿邊志略，而不知普思沿邊一帶正是接近香人所居的地方和暹羅的。

以上說明擺夷香人暹羅人是一個民族，至於由中國長江遷去的證明呢？這要看暹羅的歷史了。其起源一章，即引意大利一位語言學者

的學說，謂暹羅民族是在西曆紀元二三世紀由支那長江流域遷去的，因其語言還與今日長江以南中國人的語根，有相似的地方。據我所知道的，福建的漳泉話，廣東潮州話，瓊崖話，如一二三四五……的數目字，就有好幾個，是與擺夷所說的是一般無二的。又擺夷叫『天亮』做『法亮』，這『亮』字的意義，便和我們一般的普通話是相同的。還有四川成都平原的方言，叫『酒糟』爲『勞糟』，而擺夷叫『吃酒』做『景勞』正又是有着相似的地方。其餘類似之例還很多。

因有語言上的證明，而又看見左衽的女衣，楚國人南下的假設，便浮在我的腦中了。此種臆說能否成立，自然還須詳細的研究。

滇曲掇拾

在雲南西部的五六月間，大約可以說是最有浪漫氣氛的季節吧。倘若走在田野阡陌間，準會不時聽見歌聲的。而且陌生男女互相唱和的曲子，總是比較來得多些。比如一聽見女的在唱：『白布帳子花枕頭，問你小哥睡哪頭？』就有男的接下去：『小哥路程來得遠，就與小妹睡一頭。』據說，一對青年男女，因為一時唱高興，以至相愛起來，便挽着手，走到山後林中去的事情，也是往往有的。

不過在這裏，我倒不要抄出這些情歌，却高興把彼此戲謔的調

子寫點來看看：「吃菜要吃白菜心，養女要嫁唐督軍，走在人前多好看，喊聲太太又好聽。」女的向男子唱這個，與其說是表現她的虛榮心，倒不如說是故意使村漢一類的對手，感到些微難堪吧。男的呢，便馬上諷刺過來：「吃菜要喫苦菜心，養女莫嫁唐督軍，走在人前倒好看，喊聲奴婢怪難聽。」

至於男的唱：「三位大嫂過河溪，中間那位是我妻，頭上金簪是哥打，肚中娃娃是哥哩。」（哩，的也。）倘把這變成說白，那會不止大挨臭罵的，然而却因其在唱歌，藉藝術表現出來，所以女的聽着了，不但不生氣，反而會很聰明地回答過去：「三位大嫂過河來，中間那位是你奶，頭上金簪是爺打，肚中娃娃你投胎。」

病中記憶

病中想到一個地方去玩耍，但是想來想去，終於沒有一個可以玩耍的地方。像公園的草地上，是可以坐坐的，樹蔭道上，是可以走走的。然而沒有錢買門票進去，倒是小事；如果不穿着紳士那麼一套衣服，裝着紳士那麼一副嘴臉，進去了，反而是會增加病的。

於是，我只好坐在屋子裏冥想，把過去生活史上最輝煌的片子，一幕一幕地獨自兒放演着。因為，我覺得，這也應該是愉快自己的玩物吧？

於是，我就走進公園了。呵，一望的梅花，正散着清芬。冬天的朝日，溫溫和和地笑在枝頭。露點和花影，沿着小徑，滴在我的衣上。愉快便從我的身上，飛舞出來。我忘記，我仍然是在這可咒詛的上海，身和心都已飛到雲天遠隔的第二故鄉！雲南去了。

那時我正在昆明紅十字會裏當着雜役，整天整月，都在叱責，頤指氣使……那些重壓下面，喘不出一口自由的呼吸來。

大約因為病了，才請得假吧？還是由於什麼呢？總之是得着一天
的閒暇。一早便溜到南門外的公園去了，一面在朝日和煦中，梅花疏影中，興致勃勃地散着步，一面望着遠處晴美的廣闊的藍天連聲低呼着：

「我自由了！我自由了！」

愉快和歡喜，像無形的膩子泡似的，從週身的細胞裏揮發出來，一朵朵地飛往枝頭，飛向草地，飛上藍天。

然而，不久，熟人來了，我的主人們來了，——他們不是紅十字會的會員，就是董事，總之，全是些城裏面最富的富人。

雖然他們並不說，做雜役的，你也來了麼？滾開吧。但我却馬上感到不安，感到煩躁，竟連呼吸也迫促起來。

於是，我低着頭逃出公園了。

一路沉痛地想着：生活尙未得着平等，自由是沒有的。

美洲的黑奴，不是解放許多年了麼，但至今爲什麼他們還在呼號

着呢。我明白了。

回憶到這裏，輝煌的影片，粉碎了，消失了。

沒有梅花，沒有朝日，一切生活都是黯淡的，不論過去和現在。

上床睡覺吧！在這病中的上海。

想到漂泊

雖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但如今一想起，還令我悠然神往的。

響着拍達拍達的棕木拖鞋，趁着細雨瀟瀟的秋天早上，便登上伊拉瓦底江的南下輪船，離開八募了。望見兩岸烟雨中亭亭立着的柳樹，逐漸後退，朦朧起來，而至消失在霧裏時，旅行和漂泊的愉快，便鮮明地，強烈地，浮在我的心中。就是到現在，也還以為那一次的登上旅途，是平生中最難有的快事。

245

因為先前在春天，我會想憑着這條南國的江流，到更遠的地方

去，但却爲生活所迫，竟至連八募也難住下，終於逼回北面的野人山中，去過掃馬糞的辛苦日子，一直度了整整的五個月頭。

此刻想着，假使沒有這樣的經過，則在江上，憑着船欄。眺望異國雨景的興致，一定是沒有那麼強旺，那麼濃重的。因此，我可以說：窮困的漂泊，比富裕的旅行，就更令人感到興味而且特別神往些。但這須要有着長期苦悶心情的人，才能領略這種意味的，——倘若他並沒有實際漂泊過的話。

善寫知識份子苦悶的契可甫，我想，他的心情，也一定是極端苦悶的吧？去年得諾貝爾獎金的蒲寧，就曾經記敘過契可甫臨死以前，常常高聲說着的夢話：『變成一個流浪者，一個香客，到那些聖地

想 到 漂 泊

去，住在寺裏，林中，湖畔。夏天的晚上，坐在回教禮拜堂前的棧上……這是怎樣地憧憬着漂泊呵！」

我自己，由四川到緬甸，就全用赤足，走那些難行的雲南的山道，而且，在昆明，在仰光，都會有過繳不出店錢而被趕到街頭的苦况的，在理是，不管心情方面，或是身體方面，均應該倦於流浪了。但如今一提到漂泊，却仍舊心神嚮往，覺得那是人生最消魂的事呵。爲什麼呢？不知道。這也許是沉重的苦悶，還深深地壓入在我的心頭的原故吧？然而一想到這種個人式的享樂，是應該放棄的時候，那遠處佳麗的湖山，未知名的草原，就只好一讓牠閒躺在天末了。

編主華東傅

庫文作創

(三十二)

記雜泊漂

分五角四價實册每裝平

費寄加酌準外

翻
印
必
究

版
權
所
有

燕	艾	者	著
店	書	者	行
務	州	海	發
路	福	上	
所	刷	者	印
刷	印	生	印

版初月四年四十二國民華中
 版再月二年六十二國民華中

中宣會圖書雜誌審委會審查證審字第七八五號

活生

